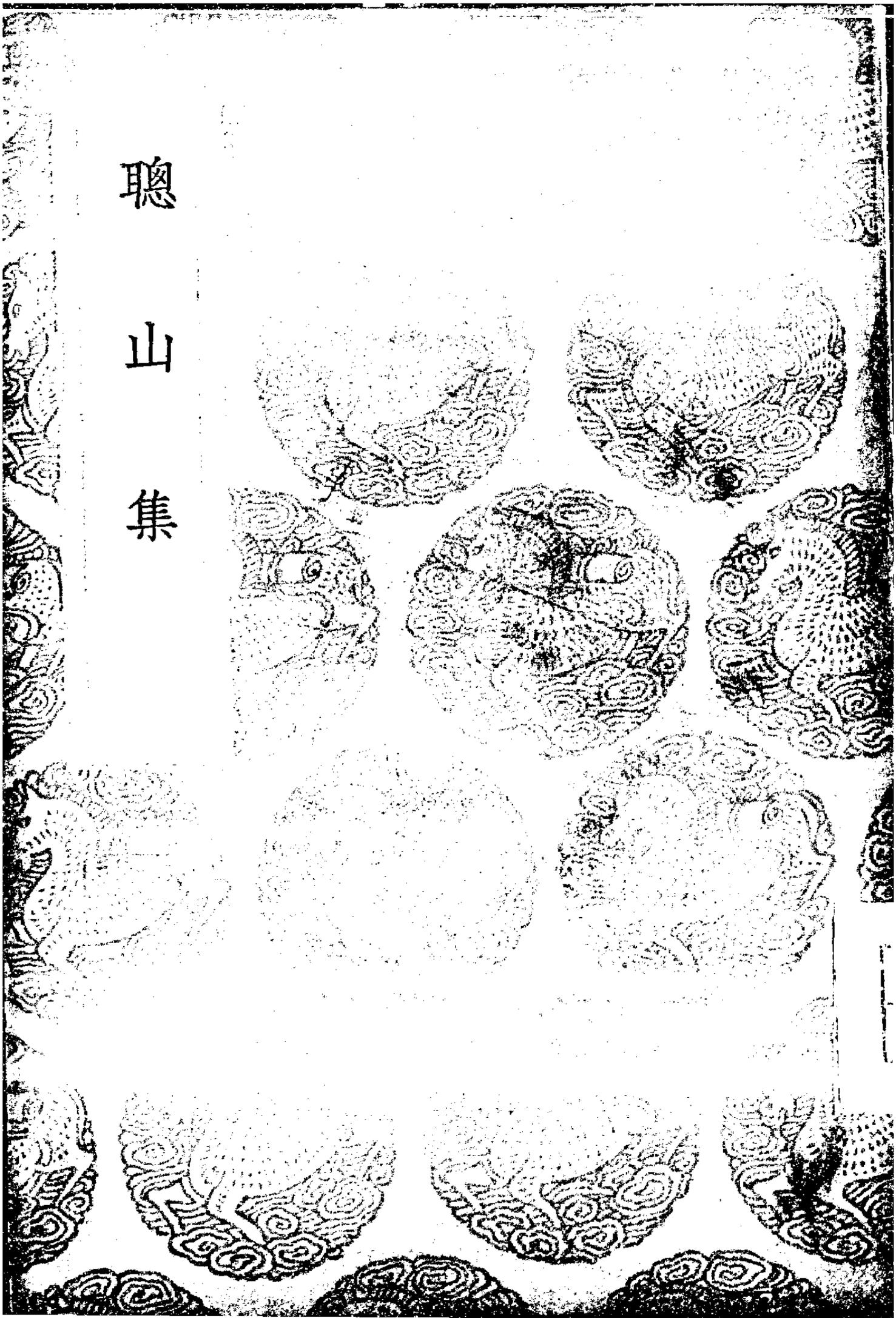


聰
山
集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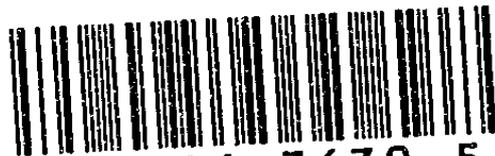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 山 聰



3 0646 3630 5

著 光 涵 申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曩居里閭。同人中所遊從最密者。無如申子鳧盟。鳧盟家郡城。距予邑僅一舍而近。過郡城。未始不訪鳧盟。鳧盟至敝邑亦如之。鳧盟遇客真至。不爲周旋迎勞之煩。落落之性。頗與予合。及把袂聯吟。則喜笑淋漓。至晨夕而不倦。予才雖駑下。見鳧盟之振筆風生。吐言天拔。未始不見獵心喜。願附敦槃之末焉。及予猥辭林壑。浪走風塵。五斗折腰。意興都盡。而鳧盟耽情幽勝。左顧漳流之縈帶。右眺西巖之嵯峨。青尊日開。芒鞋無恙。時而驅車燕市。擊筑狂呼。不減荆高之逸興。而登秦岱。臨黃河。陟銅雀之荒基。窺井陘之險隘。神智聿開。金石互發。詩歌逾邁。則元龍爲湖海之豪。燕公得江山之助。鳧盟端不媿之。乃千里外。獨時以書問及予。今春以聽山詩見郵。並屬論次。夫予則安能論次鳧盟之詩哉。鳧盟起河北。好學深思。所作詩歌。震厲矯逸。未嘗求名當世。而合南北之薦紳先生。與詞壇之耆英碩彥。讀鳧盟詩。無有不斂襟讚述。願拜下風者。嗟乎。孔璋有易爲雄霸之談。孝穆有韓陵片石之歎。以今較昔。正恐顏陸沈任。遜席不遑。安能小視河朔。而謂鷹揚虎視。遂鮮其儔也耶。鳧盟詩向刻之雲陽。載歸草堂。北風爲祟。板皆寸裂。予恐其行世之未廣也。因爲鳩工重梓。兼附評跋。夫鳧盟詩傳矣。而予之評跋。不旣多事乎哉。

康熙癸卯季夏。曲周同學弟劉佑雲麓氏拜書於海陵之芙蓉清署。

083
112
2:2473

舊序

今之言詩者。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未嘗深考古人之所存。古人之所存。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極思。託旨微深。雖三百篇。未必皆陟屺盡瘁之言。而瞻慕之意。觸類興感。無不與忠孝相通。孔子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末有不原本忠孝。而能達情飾性者也。予友申冕盟。蓋深於詩人之旨者。當其遭時變革。節愍公致命止水。冕盟奔竄間關。歷徐袁。涉江淮。哀號南上。求所爲傳節愍公之事者。旋復流離澤畔。蘆中風號。濤聲月苦。窈墨悲惻之音。若有痛攀髯屬纊之不逮者矣。旣而歸故里。捐塵務。遇物寄慨。託悰懇側。風雨流連。無不足以涕淚千古。嗚呼。其於詩人忠孝之意。抑何深也。至其諧聲中律。彬彬乎古人之遺。若以時代擬之。當不在建安大歷下矣。古燕社弟王崇簡題。

申冕盟詩舊序

余聞申子冕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冕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冕盟及殷子伯巖。誅茅廣羊之間。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祕省。而冕盟方閉戶著書。不問人間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申子重趺千里。訪余燕邸。劇譚今昔。得以聞所未聞。余旣晤冕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沈。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真。不受羈縛。澹靜之氣。拂拂於筆楮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聒。歷下景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績之習。洗摹擬頽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冕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於陶靖節。孟襄陽一流。假使據其蘊藉。以應朝廟燕享。征伐禮樂之制。其喬皇麟炳。弼中彪外。小儒驚怖。咋舌。又不知當何如。雖然。冕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冕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餘耳。大陸多嶽崎歷落之人。然如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乃爲之敘而付之梓。

順治癸巳仲秋。社弟柏鄉魏裔介謹題於燕邸之霞上軒。

文集自序

憶年十五六時，好讀史記、國策及蘇長公集，以爲舉業之助耳。非有意於著作也。甲申，予年二十有六，旣廢舉業，而名心未淨，思以文字自見。文與詩之間，實遲回焉。念古人無兼長，如史漢之文，李杜之詩，以彼其才，尙專攻於一藝。近世名人之集，以不兼爲恥，不止詩文必欲兩擅，而種種諸體，無所不備，雜而不精，未必不緣此。矧予才力短弱，又寡學問，身在草莽，無文可作，一觴一詠，庶以陶寫性情，舒我抑鬱。因專力於詩，上下今古，無不窮究，其中甘苦，一一身嘗之矣。性懶不常作，十五年中，僅得詩六百餘篇，而予之力盡，不能有所進益。其後年日以老，不耐思索，遂絕口不吟。至於古文詞，實未究心，未敢云作也。然親串中每以銘誌見委，及四方諸賢詩文之序，欲廁名其間，難以槩拒，間亦涉筆，鄙陋淺率，略具文形。昔殷宗山常稱予尺牘，謂有蘇長公筆致，然亦隨手裁應，未嘗存藝料，亦不足存也。甲寅九日前，雨中無事，哀集前後所爲雜文，命小胥彙抄，留諸家塾。比年多病，衰相日增，欲少留心性命理學諸書，以爲晚年寡過計，不復措意於語言文字間，則此後益當少作矣。臥樗老人涵光書於遲山堂。

聰山集序

余嘗歎世之爲詩者。每較量於聲音字句之間。而不深攷其義蘊之所存。是以互相訾議。而卒未有定。夫尼父之論詩。極之興觀羣怨。而本之事父事君。以旁及夫鳥獸草木。夫言詩至尼父。則亦可以止矣。乃世之學者。不深原夫性情風教之際。而徒彈射夫歷下竟陵。追逐夫華亭婁上。庸知爲大雅之所斥而不見收也哉。予十五遊吳會。稱詩於西郊諸子間。繼而浪迹依人。轉徙於燕趙齊豫楚粵之交。嘗徧識天下之詩人。以求所合於尼父論詩之旨者。而卒不多見。迨交廣平申子觀仲。而乃得縱觀鳧盟之詩。鳧盟之詩。非今人之所謂詩也。溯源於樂府。取法於少陵。而溫柔敦厚。一皆乘夫三百之遺意。故其指敍蒼涼。小雅之諷諫也。哀樂中情。國風之贈答也。稱引先世。蓼莪之微情也。顧瞻宮闕。率土之深感也。以至零篇雜著。莫不討核源流。兼通謠俗。鳧盟之詩。詎不岸然爲雄於當代哉。乃鳧盟不以予爲譚劣。眷惠特深。辛丑。劉子玉少自燕京歸。述鳧盟殷勤至意。且索予全詩甚急。今春。劉使君雲麓出一函見授。則鳧盟所寄。兼屬予訂其聰山詩集者。夫子生淮南。鳧盟生河北。地方相距二千里。乃鳧盟於予獨愛慕讚述。有若同堂兄弟。講業論志。而晨夕不離者。此亦足以見鳧盟知人取友。伐木和平之誼。而非若世之恃才凌忽。馳逐聲名。以求一時之快意者矣。今天下之詩。莫盛於河朔。而鳧盟以布衣爲之長。其所交如殷子伯巖。張子履輿。劉子津逮。皆負卓犖之才。堪與古人相上下。而征車所至。公卿大夫能文章。篤聲氣者。皆願交鳧盟。以

求縞紵之合。然鳧盟業日上。道日隆。而氣益謙下。必欲屢進愈臻。以祈無負夫尼父論詩之旨。而大翊乎性情風教之際。則鳧盟之所造。甯有量與。鳧盟之詩。嚮賀宣三爲丹陽令。曾刻之江南。今雲麓使君又爲詳加評跋。授之劄劄。而路子蘇生語予。則曰。鳧盟箚中詩甚多。高邁絕倫類。不肯令世人見。然則鳧盟之不可盡。有如是夫。康熙癸卯季夏二日。南陽同學弟鄧漢儀題於虎靜菴。

聰山文集目錄

卷一

序

畿輔先賢詩序

嶼舫詩序

青箱堂詩序

且亭詩序

蕉林詩序

王胥庭詩序

林下集詩序

殷宗山詩序

連克昌詩序

延津申君二傳序

青箱堂近詩序

聰山集 目錄

讀莊一映序

鄭子勉制義序

家譜序

刻太上感應篇序

贈周太望先生序

詩集自序

卷二

引

張覆輿詩引

竹邊樓詩引

姜綺季詩引

王幼輿詩引

賈黃公詩引

王清有詩引

喬文衣詩引

馬茶史詩引

馬旻徠詩引

逸休居詩引

臥雲庵詩引

傳

劉文烈公傳

楊方伯傳

霍亮雅小傳

毛穎君後傳

呂節婦傳

楊烈婦傳

趙節婦傳

碑記

南和重修關帝廟記

帖園記

禮山集 目錄

卷三

論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書

上道臺論鄉兵書

辭辟舉書

與周減齋書

與朱錫鬯書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墓誌

太學生鄭公墓誌銘

孝廉鄭公墓誌銘

孝廉盧公墓誌銘

徐處士墓誌銘

殷仲泓墓誌

墓碣

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銘

王霖蒼墓碣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聰山集卷一

序

畿輔先賢詩序

畿輔、古冀北之區。地近邊鄙。習戰鬪之事。於武爲宜。然玉筐之燕。已肇北音。採薇作歌。爰自孤竹。至秦火後。風雅廢缺。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紹明其說。有功於詩大矣。六季之世。張盧祖。束及刁協。劉琨輩。爭雄江左。唐則魏徵。宋璟。盧照鄰。沈佺期。稱一代巨公。而高適。孔巢父。極爲少陵所推許。他如李嶠之真才子。劉長卿之五言長城。樂天目劉禹錫爲詩豪。昌黎拔賈島於方外。郎士元。司空曙。崔湜。張祐。暨趙郡諸李。指不勝屈。彬彬盛哉。然其時屬在遐荒。帝澤之所涵。教化之所及。未能朝施而夕被。無藉而與。厥維艱矣。金元貴詞曲而賤詩賦。乃劉因。薩天錫。直接唐音。一空其時作者。蓋燕趙山川雄廣。士生其間。多伉爽明大義。無幽滯纖穠之習。故其音闕以肆。沈鬱而悲涼。氣使然也。有明自成祖建都。大敷文教。列宗所培。賢豪輩出。於是家風戶雅。二百餘年。第北士樸略少華。又艱劓之役。名山所藏。半就湮沒。大宗伯王敬哉先生。哀集而傳之。闡幽發微。燦然美備。光讀而嘆曰。先生是舉。蓋非爲是篇什之謂哉。朝廷尙文治。弼教防

永年申涵光



淫以襄雅化。秩宗事也。況先生領袖羣賢。稱文章司命。海內之士。得望龍門。如金就冶。先生不加品題。而表彰先哲於風烟滅沒之餘。又止及於桑梓者。何故。勿亦以前事者後事之師。邦畿首善。四方所覩。我燕趙豐功碩德。及巖穴獨行之士。接踵相望。其人而既往矣。庶幾咏其遺音。愾焉嚮慕乎。夫讀書論世。而相與各得其性情。此詩教也。古者禮樂之司。兼領於宗伯。詩則樂之流耳。治神人而和上下。固先生所有事。先生是舉。果不在區區篇什也已。

嶼舫詩序

記甲申。陪客水亭。見夫髯而魁然者。倚欄顧盼。目光奕奕。問之。石生先生也。時郊馬息棘。未遑把臂而去。病臥山中。不復知仕宦顯晦。弟輩從京師來。言先生在諫垣。摘奸扶良。直聲動天下。出所得諫草。浮白朗誦。風雨逼人。曩天子訪遺忠。先生悉所聞以上。先子幽貞。得附不朽。余然後徒跣走長安。泥首堦下。先生折節懽然。訂布衣之好。不敢自避微末。抗首伸眉。以成先生結襪高誼。酒罷燈青。侃侃論古今得失。人物臧否。檐竹蕭然。寒蟬斷續。都忘身在塵土。於是出平生詩。質之先生。先生以爲可與言。予曰。詩以道性情。性情之事。無所附會。盛唐諸家。各不相襲也。服古既深。直行胸臆。無不與古合。寸寸而效之。矜莊過甚。筆無餘閒。古以格帝天神鬼。使啼笑不能動一人。則無爲貴詩矣。空同才力橫絕。氣壓萬夫。設前無杜陵。不幾有詩來一人乎。先生以爲然。於是亦出平生詩以相質。予乃矍然自失曰。固應有是。先生立朝矯矯。置身如冰雪。其無所附會。宜也。古詩類尙和平。吾見古之能詩者。率沈毅多大節。卽如杜陵一生。褊性畏人。

剛腸疾惡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頗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繞指之柔。與俗相上下。其爲詩必靡靡者。非真和平也。嚴冷如先生。吾固知詩之有是也。蒼涼渾博。骨韻似少陵。而索之無跡。善附會者能之乎。予行矣。攜歸太行。對綠雲紅樹。時時讀之。讀已。并前得諫草。藏諸古洞間。

青箱堂詩序

王敬哉先生詩集。既有刻行世久矣。辛丑謝病。上大宗伯印。林居清暇。乃彙丙申以後六年之詩。將續前刻。緘書千里。走一介。謂光曰。爲我刪定之。千秋之業。非他世態可比。幸以古道自處也。光開緘太息曰。先生有古道二字在其胸中。出處超然。又何足異。而詩豈徒然作者哉。寒夜挑燈爲卒業。不敢自避愚賤。直陳可否。以成先生撝謙之誼。旣原帙返都門。於是復作而歎曰。先生之詩。是卽先生之古道矣。夫詩之古。非以時論也。六朝靡靡者。可退爲叔季。開元之盛。直接黃初。卽近代何李兩大家。越元宋而上。與開元爲伍。然則謂今人之必不古人者。非通論也。但古人之詩。必有其原。則道焉耳。道者立人之本。萬事所從出。而詩其著焉。古之詩人。大抵稟清剛之德。有光明磊落之概。本諸忠孝。敷以和平。三百篇皆詩。皆道也。若夫鄙夫俗士。日逐逐於榮利之場。僞託風雅。文其固陋。其詩必譟髮汎濫。生氣暗然。儕輩皆厭之。而何有於古。敬哉先生。今之有道者。雖歷膺仕。常備然有遺世之想。未老投簪。逍遙林壑。當世望之如龍門。而退然若不足。試觀高冠大爵。以詩名海內者。纍纍輦下。乃遠尋寂寞之濱。問道於無聞之下士。則素心可知。

故其詩不附近代。亦不規摹古人。直行胸臆。蕭疎自遠。相提而論。古詩敦穆而澹永。似黃初。近體遒逸而多風。似開元。所紀載多朝廷典禮。都俞盛事。而相與周旋者。大半薦紳冠蓋之流。乃誦其詩。謾謾然烟霞之氣。著於眉宇。無異乎深山大澤。據松而長嘯也。非有道者能之歟。故夫古道云者。卽謂先生之自目其詩可矣。

且亭詩序

晤猶龍先生於京邸。無異其在西山也。方天下未亂時。予與殷伯巖兄弟。鋤茅廣羊絕頂。椽地負薪。有終焉之志。已而猶龍來。相得益驩。雲中竹屋。燈火青熒。相與奮劍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茫。星辰在下一日。行叢薄中。林葉颯然。疑有虎。猶龍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爲之神王。予私語伯巖。猶龍英氣若此。非老山中者。海塵以來。風流雨散。猶龍珥筆爲近臣。聲華滿天下。予病廢無用於時。隔越者十年。今歲來京師。衝泥千里。面垢不襪。猶龍顧予蕭寺。班荆道故。退然若布衣。因歎息泣下。今人稍通顯。所親皆儕輩。視貧時故人。落落如未識面。關人高顙揚眉。刺滅沒不可達。貴而易交。在古人亦有然者。猶龍有慨於中。豈亦矯而爲之歟。及予過猶龍。門庭肅肅。盆沼秋花。有類籬舍。披幃竟入。則凝坐烏几。手哦一編。問之交遊。蓋無日不然者。嗟乎。讀書如是。無怪乎目輕朱紱。隱顯如一日也。出詩相論說。予爲丹鉛之。無所忌。以視猶龍。色愈和。不以爲不可。又一一皆採納。此尤人所難。凡人彈駁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敢復言。於是譽者在膝矣。猶龍之詩。森秀和朗。筆有餘閒。比之於古。則高岑流

亞也予何能知而猶龍俯聽之蓋其搗謙善下無異其在山中也予亦以山中視猶龍而已

蕉林集詩序

詩至濟南而調始純。空同才大。不屑檢繩尺。詛語梗詞。龐然並進。濟南極意鍛煉之。使一吐宮商。誦之娓娓。聲中金石。故自唐以來。語音節者。以濟南爲至。後之學者。莫能過也。乃其黃金白雪。自立蹊徑。慕者效之。抑又甚焉。滿目蒼黃。至不解意。欲道何事。性情之靈。障於浮藻。激而爲竟陵。勢使然耳。竟陵久爲海內所詬。無足言者。相提而論。各去其偏。就彼音節。舒我性情。苟非和平中正。折衷於羣賢。以云無弊。不亦難乎。吾讀大司馬玉立先生詩。蓋真善折衷而無所偏者。先生累葉卿相。早年射策。爲貴近臣。可謂得志通顯矣。乃一切無所好。好讀書。牙籤萬軸。手自讎校。時時引我輩布衣。爲文字之飲。耳熱劇譚。縱橫千古。然叩其集。輒唯唯。間出一二篇。皆高渾壯麗。如盛唐早朝諸作。叩其全。復唯唯。以爲先生拒我歟。已而有知先生實未始刻其集。嗟乎。卽是而先生之人之詩。皆可知矣。薦紳先生之作。自以爲可。誰復言其不可者。一字脫稿。諛者四至。不崇朝而布國中。先生以詩名二十年。而全集未出。其退然若不足。非有道者能之歟。今秋來都下。始示我蕉林集。蓋亦簡十之二三。而刻之者。寒夜挑燈。把酒快讀。其音純宮。鏗鏘頓挫。不故爲愁苦老病之習。體物遂情。一唱三歎。讀之者如披春風。如覩宮闕。如覩威鳳在霄。濟南。竟陵。不得以一家名。而皆掇其所長。棄其所短。吾所云善折衷者非耶。漳沱恆嶽之間。多偉人。其詩文莽莽汨汨。得山川之助。讀蕉林集。亦可以得其概矣。

王胥庭詩序

胥庭先生自選平生所爲詩。緘寄廣平。屬申子涵光論定焉。申子廢詩久不作。亦不觀他人詩。近十餘年矣。今輦下諸公以詩名者。指不勝屈。先生馳書千里。拳拳問諸野人。何故。蓋申子常訂尊君宗伯公詩。公於申子爲父執。分不敢輕可否。而率意去取。無所忌諱。公一一皆俯從之。先生其亦有取於是耶。申子其何敢辭。開緘視其集。厚不盈指。可謂至少矣。古詩之傳。或數篇。或數十篇。陶至多。亦不過百餘篇耳。李杜照耀千古。非以多故。多莫若元白。今有取其全集誦之者乎。先生起家翰苑。珥筆三十年。詩應不止此。而所存僅此。其志非凡可測也。於是每夕薄醉。取其集細評之。大抵和平中正。稱其家學。莫難於七律。先生應制諸作。莊嚴溜澗。洋洋乎盛世之風。至世祖挽章。感知遇。念遺謨。典切沈痛。橫視今古。七絕搖曳吞吐。悠然言外。得龍標供奉遺法。五律雅鍊。五古淨穩。如是而爲詩。奚必備體。奚必多爲乎。務多者汎濫而寡情實。猶濫交者之必無至交也。先生之詩不輕作。故作必可傳。申子旣擊節熟誦之。不輟。意所未合。亦多塗注。丹黃甲乙。不自知其不可閱。旣畢。仍緘而返諸都中。宗伯公見之。得勿笑狂奴故態。今固不減昔耶。然益信申子廢詩久。果不復知詩也矣。

林下集詩序

今海內好學不倦。以予所見。未有若魏相國崑林先生者。先生自入仕路。由華要登揆席。其間籌國阜民。持已接物。無一事不悉心裁度。畢當於理。可謂勞矣。乃手不釋卷。口不停吟。所著之書。日新月異。精神過

人數倍。吾未見其耦也。既休沐歸鄣上。謝絕一切。益耑力於讀書。四方求文求詩求法書者。接踵於門。無不人人厭其意以去。久之成帙。寄余使考訂焉。余既讀竟。作而嘆曰。好學之效。大著於先生。乃欲然自以爲不足哉。吾見仕宦而歸林下者。往往樂持籌。市美田宅。或求聲伎以自娛。非必其心好之也。去煩熱之場。真以清冷。則悄然而不樂。聊以消壯志。舒佗傑耳。先生既一無所好。卽時而躡屐。登眺山川雲物。與胸中造化相蕩。而非營營於平泉之草木也。昔趙忠毅公林居三十年。讀書好士。文章卓絕一代。先生遠紹其統。卽近者孫鍾元先生理學。得程朱之傳。海內奉爲模楷。先生往返折衷。洞悉原委。故作爲文章。真醇博大。必有裨於聖學。必有補於王化。而後發。而豈與雕蟲者競智巧哉。夫讀書於閱歷之後。平陂毀譽。皆所身試。非屈首牖下之比。昔所謂文。今所謂道。愈精則愈進。先生之好學。自此孜孜益篤矣。

殷宗山詩序

讀陶靖節詩。蕭然高寄。不必知其姓氏。計其人。必澹榮利。遊心物外者。計其形貌。必鬚眉散朗。落落無崖岸。決爲隱士無疑矣。宗山出處似靖節。壯歲棄官。結茅寒谷。所與往來。皆山樵野客。及沈冥一二子。嘗遊盤山。過燕市。燕中人物色之。臥蕭寺一夕。逸去。跡其行事。豈所稱煙霞癩癖者歟。然吾始與宗山遇。見其虬髯如戟。真氣動人。言天下事侃侃。常思一得當。垂附丹青。而今乃戢影窮山中。與我輩爲伍哉。宗山素不作詩。予與猶龍強之作。復不耐聲偶。爲古詩。醇龐淵穆。莽莽然可敵萬人。後世掩其姓氏。必不知爲隱士之章。其人其詩。皆與出處不類。其故何歟。乙未正旦。祀其先人畢。便阜帽跨驢。攜一童子遊嵩少。婆娑

縱嶺有遺世之志。已乃入大隗。大隗人好之。相留不令去。居數月。迺歸。會予與掌醫欲登岱。宗山衣屨未拂。卽策杖同往。時方痛腰脊。不可屈伸。每晨立而盥。及乘輿。歷天門。松聲謖謖。萬山在下。忽大叫奇絕。乘輿步登。不知沈疴之在體也。夜宿嶽頂。予與掌醫皆憊甚。宗山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已而雨聲浙瀝。聞少止。卽躍起視戶外。以星辰隱現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其嗜奇好山水。又若性命倚之者。常以小世界不足遊覽。欲浮舟海外。事雖不行。然志亦壯矣。其游二嶽。各有詩。并前後所作。爲合刻之。亦猶靖節之所傳者。不以詩。而詩其必傳也夫。

連克昌詩序

凡詩之道。以和爲正。和者。樂之所繇興也。樂之聲音節奏不可傳。而傳其詞。今三百篇是矣。故樂無經。於詩得其義。以格神人。親上下。非和焉能之乎。乃太史公謂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夫發憤。則和之反也。其間勞臣怨女。憫時悲事之詞。誠爲不少。而聖人兼著之。所以感發善心。而得其性情之正。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所以正夫不和者也。予向者言詩。與楊子猶龍爲尤合。楊子爲人。介外而和於中。詩多懷鄉念舊。侘僚不平。而吉祥之氣。溢於毫楮。當時天下熙然宗之。自楊子逝。予不復言詩。比於伯牙之絕響矣。今讀連子克昌詩。而爲之憮然。克昌與楊子生同里閭。習其流風。旣早年射策爲聞人。而深沈好學。閉戶著書。所爲詩。春容澗博。無噍音促節。破其渾淪。此其得樂之理。以爲詩者歟。牛宏之論葭灰也。曰。半出爲和。全出爲猛。不出爲衰。不猛不衰。和斯貴焉。克昌之謂也。克昌抱中正之德。際會良時。今將出而與

天下相見。閱歷助其精思。山川發其灑氣。吾知其日有益矣。楊子而不可作也。得此後勁。豈非詩道之大幸乎。

延津申君二傳序

昔漢申公以詩立教。蔚爲儒宗。所以闡發理學者必多。而著述無聞焉。然觀其不在多言。力行何如之語。匪只爲爲政言也。凡古今著書立說。多欲以言自見。夫行之不逮。雖能言無足取。故力行者。聖賢造德之基。而申公者。吾宗理學之始也。吾宗支分派衍。處處有之。其在廩延。則東塘公以理學傳家。至奏廷公益著。耀陽君幼承庭訓。孝友醇篤。睦族賑貧。澤及生死。蓋不言而躬行。有合於漢申公之旨。所著資治說約。鑿鑿於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之關。讀之者。燎如觀火。則是理學而通於爲政。皆力行之效也。吾鄉孫鍾元先生。闡道河北。繼二程之統。與趙錦帆先生。廣搜前烈。用發幽光。自二傳出。而我申學行。爲天下所共見。昔先端愍公筮仕中州。予往來渡河。經廩延者再。時方童穉。不知登堂負笈。今降嵩擔簦五百里。問序於予。蓋錦帆先生之命。以予嘗從學於孫先生故也。夫自講學日盛。而躬行益急。今有人焉。入則爲孝子順孫。出則爲仁人長者。是子夏氏所云。必謂之學。而何言之足尙乎。懷家訓而遵師說。兢兢乎力行是務。以無墜我申之遺緒。予與降嵩交勵之矣。

青箱堂近詩序

詩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爲宗。定論久矣。近乃創爲無分唐宋之說。於是少陵、青蓮、眉山、放翁、相提

并論其意謂不必專宗唐耳。久之潛移默化，恐遂專於宋而不覺夫唐。自大家名家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島之孤僻，溫李之駢儷，元白之輕便，流弊所至，漸亦啓宋之端。然而唐之詩自在也。宋賢自眉山放翁而外，如永叔、山谷、聖俞、子美，非不崢嶸一代。然而唐法蕩然，至須溪、滄浪、枕藉、少陵，字櫛句比，而去之愈遠。此其故難言也。所爭在風神氣象之間，而造語疏密，立意顯晦，不與焉。至何李諸公，專宗盛唐，遂已超宋而上，則後之從事於詩者可知矣。予嘗謂敬哉先生，唐音不絕，惟先生可以正之。蓋先生之詩，中正和雅，無邪氛雜其筆端。自謝政里居，翛然屨杖，常在香山臥佛之間，勝懷逸韻，發爲高響，所謂胸自有詩，不隨世爲遷流者也。夫詩之日變，如巾服綦履，長短闊狹，互爲變更，惟大雅者擇中，以爲矩。若宋詩日盛，則漸入雜蕪，先生不起而正之，誰望乎。余廢詩且十餘年，邇者薄有篇什，不自知其鄙陋，亦嘗就正於先生，風氣所轉，或不免焉。酌羣言而正其謬，請自光始矣。

讀莊一映序

南華救世之書也。世人多故，率緣生趣太濃，衛生之術太密，於是傾軋戕矛，激爲禍亂，至戰國而極矣。莊生日擊心慘，棲神溟漠，冥得喪，齊死生，與化爲徒，不役於物。夫惟身在物外，而物乃可用，如奕者旁觀，指撥較工於對壘，使其道行周季，可爲文景，卽塗中曳尾，讐視犧牛，才致不一見，而拂拭塵盆，濯以清冷，有功於古今大矣。乃或以晉用清譚而敝，清譚者老莊也。是又不然。司馬氏盜竊神器，法應不再傳，又繼之以昏庸煽惑，鑣鋤豪雋，賢者不得已而託之清譚，以自遣。比於寤言嘯歌，故趙忠毅公謂晉衰而後清譚

盛。非清譚盛而晉衰也。百年中生死得喪之故。役役無暇日。乃反詆莊生所論爲放誕自恣。方其榮身保妻子。智昏於組紱。力疲於利津。以爲禮教宜然耳。而游清虛者鄙之如土苴。避之如污穢。蟲毒目爲放誕。烏足怪。故其書鮮能好之。其好者特以文章。故甚且熊經鳥申之說。附會牽誣。歷數千年。救世苦衷。幾幾終晦。讀顧明府西巘先生註。乃大快久之。明府之治鷺城三載。體順自然。而境內化。持躬如冰雪。雖案牘紛拏。常翛然卓立霞末。蓋直以宓子琴堂爲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非有得而然乎。書所獨見。以告世之役役於死生得喪。而不能讀南華者。使一返於自然。自然者。禮義之本也。子賢不云乎。貪婪進躁。返於冥極。夫使世無貪婪進躁之人。而治道無餘事。此明府註莊意也。蓋亦以云救也。

鄭子勉制義序

予與子勉有三同。有四異。學同師。居同巷。賦命同偃蹇。然而子勉持重。予卞急。子勉縝嘿。予疎淺。子勉學問精崱。予泛濫而無所抵。子勉閉戶擇交。予好與四方人士相往還。同者形跡。異者性情。吾兩人將格格難入。而乳針相合。二十餘年如一日。蓋必有大同者在也。子勉少孤。王父督之嚴。嚴如束溼。雞前燭後。不免夏楚。自其與予同學時。一義未晰。一語未精。歸與母夫人相持飲泣。母夫人輒又忍涕相慰藉。謂爾父績學早世。事在孺子。從棘楚中。耳師腹慕。以有成立。今所爲文。皆血淚之餘也。予居恆拋書。則詣子勉。或袖書往。雨雪不假屐蓋。兩家僮僕。皆忘賓主。無晨夕。患難疾病。皆共之。則常爲莊語。正色相告誡曰。無沈於非。隨俗去就。弗裁於義。敗德以亂常。我則無以對子。我兩人其克有終。故二十年來。勤勤斤斤。如登山

履仄徑。目專心一。不敢失尺寸。此則我兩人所同也。予壬午以後。多病廢業。不復爲應世之文。子勉益愈力學。與予弟觀仲相劇切。如吾兩人。長老先生皆以公輔望之。矜嚴之度。宏瞻之才。卽今售去爲已遲。而剝落如故。時蓋有利不利焉。子勉爲詩。似儲光義。渾淪大家。其氣蒼栗。而以舉業故。不能專致思力。他又無所嗜好。專則必精。理固然也。高不戾俗。崎不拒物。酌衷於奇正。煩簡敲整。濃淡之間。而文至矣。售不售。固非所論。然此其必售者也。末俗好誹笑人。見子勉屢困場屋。一旦刻其文告天下。必相與嗚噓。謂不必然。然爲文如是。烏可沒沒就盡。且吾黨之望有此舉久矣。子勉勉旃。文章世道。君等任之。登郡樓。見西山蒼翠。如在几席。意勃勃不可制。待子功成。訪我於丹巖碧澗中。息心觀道。回思八股伎倆。真覺可笑。則此刻亦敗帚也夫。

家譜序

觀史臣之頌陶唐氏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知仁莫大於親親。雖至德如堯。必以九族爲首務。蓋九族者。其初一人耳。漸分漸遠。非聯之以情。則途之人耳。九族不敦。而欲其仁民育物。失其根本。必不能也。自教化不行。諛語德色。門內且然。況其疎屬。宗法廢而恃有譜。譜者所以斂同氣。使渙者以親。又傳宗祖德。澤作後人之模範。不止紀名號。序行第已也。我申氏族譜。其來已久。伯父扶風公嘗修之。先君端愍公再修。而梓諸京師。尙缺略未詳。季弟盼備員史館。會纂修實錄成。請告歸里。休沐之暇。取舊刻。加訂補。稱明備焉。光於是作而嘆曰。我申氏之在絳者。旣不可考。自掖縣公遷永以後。讀書三百年。仕宦歷十世。可謂

盛矣。我族人亦知其故乎。夫流而不息者德也。習而有榮者學也。學成德備。天道可崇。我祖宗撥巍科。登臚仕者。蟬絲相接。然皆蕭然貧素。產不及中人。循循守禮。規言尺步。鄉人相與安之。無爲淫侈。以破素風。及肆凶暴。虐鄉鄰者。故永人之稱望族。必曰申胡連。蓋首推焉。至我端愍公。精忠大義。照耀史冊。隆恩異數。被諸隔代。尤爲古今所罕觀。我子孫其念之哉。累仁積德。澤流後昆。我子孫坐而享之。可謂逸矣。不能增高益深。從而剝蝕之。身不可以見祖父。則名不可以入譜牒矣。念之哉。卽令身無大戾。再世修譜。而我則無所稱述。亦足羞也。以道義縣世。以詩書澤身。家法具在。雖百世焉可矣。

刻太上感應篇序

鬼神禍福之說。君子信之。蓋以輔帝王刑賞所不逮。三十年來。水旱疾疫。間以兵燹。生民之困極矣。雖運數使然。豈非人事乖舛。戾氣所召歟。夫燠之必寒。晝之必暝。此誠運數。無可奈何者。然繼晷以燈燭。禦寒以裘革。不聞冥行而暴膚也。天道之窮。人事起焉。至於彝倫靡敵。戕物以自利。使習俗日偷。獨曰無可奈何。有運數焉。所貴賢人君子者安在。故命之爲言。君子以戒貪冒。不以限好修。觀大易與洪範所稱修悖吉凶。皆與人事相準。責躬而雨降。悔咎而桑枯。匹夫匹婦一念所極。城爲崩。霜爲隕。彼造化者若可呼而應焉。今人見不善者食福。善人有時而窮。或更得禍。則扼腕不平曰。無天道。夫窮通榮辱。天道之不齊。則誠有之。苟爲善。通者日以增榮。窮者庶幾減辱。不見夫養禾者乎。雖有嘉種。燥溼不時。茂草不去。實如稊稗矣。穀則猶是也。灌溉糞鋤之日勤。其獲必倍於他畝。吾窮而止此。禍而止此。是卽生平善行所格。不然

者。安知不尤甚哉。天下自嘉隆以後。風氣日趨於漓。設其時教化明。刑賞不紊。天道應之。年穀歲登。民無天厲。焚戮之慘。必不至是。故君子有福利天下之心。其身用。則操刑賞以飭法。其身不用。則明禍福以垂訓。今王君多才且賢。困於下僚。是吏而隱者。福利無權。至刻感應諸編以教世。此其心良苦。讀其書者。庶其翻然向道也歟。人人翻然向道。而天下無事矣。

贈周太望先生序

晤茂山周子於晉陽。一日賦詩。十日飲酒。每丙夜醉呼。城烏數起。塞星如雪。我兩人交相得也。一夕將別。去。因執手謂茂山曰。吾子才氣橫發。行天下無其偶。非若予之朽株自擲也。又年力壯盛。而願以阜帽終乎。周子曰。嘻。吾父之教也。而敢背諸。始吾父服貧積學。博雅有聲稱。知天下將亂。抱道潔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嘖嘖於纓組田宅。而予裂冠而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人所匿笑。實所以承歡耳。予聞之。竦然再拜。起曰。吾師乎。吾交天下士多矣。今天下詩古文詞稱極盛。大抵娟便穠郁爲可悅。而擗剝爲古者。是稱雅作。吾子掃除筆徑。靈心百轉。方之近代。惟犁眉公得其似。器略亦相當。然出處之際。難言之矣。方犁眉公輔石抹於江上。橫戟作歌。何其壯也。及名成佐命。勛伐爛然。而悲窮歎老。反萎然氣盡。出處豈細故哉。吾子毀形戢影。守身如冰玉。生今之時。正自難耳。獨怪夫天台雁宕。在君几席。棲隱之士。不難裹糧千里。躡屐褰裳。而願舍而之燕市塵土中。使諸侯擁篲。惟恐不一當。周先生則又何也。周子曰。吁。子之責我者。是矣。雖然。亦吾父之教也。吾父少好交游。然剛介。不苟爲然諾。常欲求友中原。而今老矣。江北風土雄廣。

古聖人之區。士多激抗。矜尚奇節。庶幾得一人焉。小子之責也。吾始至都。而交猶龍楊子。楊子有道仁人也。又以詩名當代。故相從至此。而楊子屈指天下士。必曰殷子。申子。今吾子之不吾棄也。彼殷子安在。吾其遂歸乎。殷子者。吾友宗山。常棄官。隱大隗山中。時時出遊。去來無定跡。然則二子把臂不復可期。乃不意子去未幾。而殷子亦至太原。兩人相得驩甚。又明年。猶龍移官中土。周子從而南。而殷子自大隗往。相聚彌久。飲酒賦詩。計如予在晉陽時。周子書來曰。吾真可歸矣。及吾父覽。揆之辰。歸以報命曰。所得北士如此。幸不辱明訓。是則稱觴一助也。自後不復再出。請如子言。予時以人事羈里中。不能走河干一別。爲寄語周子。歸而擇泉木茂美。近天台雁宕間。車馬所不到者。爲我置數弓地。吾無意於此中久矣。行將負笈從太翁先生遊。庶以教子者教我歟。卽殷子楊子相與偕往。未可知也。

詩集自序

自癸未九月。省先節愍公於問寺。明春先君殉國。爾後病臥山中。不復擔簦入長安者十一年矣。今歲天子訪錄遺忠。王學士敬哉公。魏給諫石生公。以名上儀曹覈實。謂二十三人者無可議。或以數多。置九人不錄。先君遺焉。予聞之。憤扼嘔血。謀叩關。時閏六月。大霖雨。道無行人者月餘。所親相勸。謂少需至秋。念義不可止。雖萬死何足惜。遂攜兩童子。跨驢北發。出門行泥淖中。雨不絕。至漳沱。水漲不得渡。渡有覆者。守四日。登舟。雜驢羸舟滿。長年無楫。水深不受篙。中流洪濤拍天。騎動舟側。舟中人咸呼號。予瞑目塊坐。付之造物。幸濟。至新樂南。水倍闊。守者或至半月。旅舍傾頽。支以一木。雨愈甚。秣驢榻下。穢氣不可忍。四

面俚歌嘈嘈。皆羈客無聊者。越三日。勢不可過。改道無極縣。行水中百餘里。水深淺不一。時時徒步深者沒頂。募人扶掖。兩足凌空。氣咽肉顫。路僻無市。食物乞諸村媪。雜奉麥飯果蔬。立盡不減八珍。至方順橋。體中小惡。覆被晝臥。屋壞急起避。瓦礫及枕。枕破擊踝。微傷。市人羣來慰視。視覆處棟樑齊折。皆舌橋目驚。次早陷泥中。泥深二尺許。足膠不可上。履敝失底。跌而行。多稊根磚石。行十餘里。足傷少息。渡水。雨大至。衣溼。早寒。膚粟無人色。店人燎火相向。計去家至此地五百里。行十四日。水居七八。泥居二三。夜見星月者一夕。因笑水行無舟。騎行無路。與岸上舟居者正相反。是後雨止水落。苦泥泥之苦倍於水。禾中有徑可行。滿佃執白梃虎視。時遭極撻。謹避之。驢入泥輒倒。去囊及鞍。鞭扑亂下。助以聲嚇。久之乃起。又六日至都。同人皆驚以爲飛渡。十日之程。倍之以爲速。其難可知。肌消骨立。非復人狀。迴憶溺者壓者。前後死者相望。予幸得達。艱瘁烏足云。呼天無路。徒跣號燕市中。諸正人皆大不平。會周給諫伯衡公。上疏力爭。於是公論乃益著。死無恨矣。時輦下多名賢。不以鄙薄見遺。咸相訂好。以閒索詩。開篋。久濡莓爛。字滅沒不可辨。因錄付梓。念此十年中。腐心瀝血。忽而長歌。忽而隕涕。如中風狂走。啼笑無端。集中所載。略可觀矣。風雅鱗集。譚詩靜夜。則又寂寥中一快。十年所未有也。

聽山集卷二

引

張覆與詩引

張蓋字覆輿。吾永之東橋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負制舉名。非所好。好詩。時郡人無稱詩者。聞咏哦聲。則增飾傅會以爲笑。蓋獨好之。所爲詩輕脫自喜。往往不中繩尺。家固窶。竭貲力爲服飾。綦履珮玉。飄長帶。如貴介。甚都。時入狹邪。流連竟日夜。城頭水次。則洞簫出諸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所遇無不盡。或求之。迺遂不書。故舊每欲得書。輒匿楮紈。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索筆急書。惟恐奪去。故遠近傳蓋狂士。狂士甲申後。忽自摧折。以次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閉門獨坐。讀杜詩。歲常五六過。詩亦精進。得少陵神韻。對客竟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以母夫人饘粥不繼。間授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時人莫測也。故人仕宦者。招致幕中。敬禮之。偶一語不合。引錘自擊其首。被血滿面。因發狂。輿歸。歸築土室。蔽塞絕人跡。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亦遂不復作詩。申子曰。跡蓋所爲。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感發。然者。古獨行之流歟。詩在前者。不復論刻。其甲申以後諸作。語之深者。又難顯布。嗚呼。其足見蓋者幾何哉。

竹邊樓詩引

子勉深沈善下。每事必精。崙乃退然如不足者。詩渾雅似儲潤州。蒼藤古木。日月渺窅。非徑草盆花可彷彿。時有精刻之思。出人意表。予好誦其曉日當窗煖。飛塵亂隙光。一篇。謂前人所未及。的是浣花先生語。勸之刻。子勉唯唯。且刻且刻。十年未果也。今春來都下。同人索其全藁。子勉唯唯如故。予爲選其十之一。二。強付剞劂。嗟呼。今天下人人詩。人人刻詩矣。朝脫藁而夕災木者有之。子勉詩成十餘年。而退然若不足。不自知其可傳。是其必傳也夫。

姜綺季詩引

辛丑春。予至都中。下榻固庵旁舍。時久旱。多風沙。街頭如煙霧。不辨人馬。閉門坐邸中。鬱鬱無以爲樂。一夕薄醉。解衣脫帽寢矣。忽剝啄聲如雷。甚急。怪問之。則固庵攜一客至。排闥大笑曰。不意臯盟乃在此間。固庵言此浙中姜綺季。予倒衣急起。握手大懽笑。蓋予向者與眞源交。便熟知綺季之爲人。伉爽好交游。多才善詭。謂高臥湖上。天際想之耳。亦不意適同在此。因劇飲。踰夜分乃去。次日以其詩來。予讀之。犀利如芙蓉開解。無文人學子束縛綺縵之習。塵土中爲之一快。綺季言比者將遊晉。晉中山童而水激。終不如湖上之樂。予思湖上二十年矣。訖未一遊。君乃舍之。久不歸。又向他處。如擁西子者。更羨他人姣好耶。固庵大笑曰。然遂別去。

王幼輿詩引

文章稟山水之秀。嘗見近山者多堅削。近水者多奔放。其大較也。蒲近黃河。稱才藪。曩讀李于田先生集。滔滔汨汨。一瀉千里。以爲得水之助。今王子幼輿。復接踵而起。幼輿承司馬公之澤。蚤年射策。爲聞人。可謂得志通顯矣。乃澹然於聲利。好學工書。如余之陋。亦嘗俯而問焉。則善下可知。今春在長安邸舍。與鄭子子勉。家弟隨叔。得其詩。每夕必挑燈貰酒。一手揮杯。一手展冊。朗誦以爲懽。其近體多雋語曠致。磊砢自得。歌行長篇。縱橫頓挫。風雨驟而鬼神泣也。吾觀幼輿稟氣清淑。退然若不勝衣。乃其詩莽莽然如萬夫敵。又何壯歟。黃河之水天上來。差足似之。古來詩人各据一勝。惟少陵氏天人萬象。無所不包納。其才如海。幼輿其日進而盛。斂才禦氣。直登少陵之室。如余輩。盆盎耳。安得不望洋而返。

賈黃公詩引

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吾觀古今爲詩者。大抵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后。或憂讒畏譏。或悲貧嘆老。敦厚誠有之。所云溫柴者。未數數見也。子長云。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然則憤而不失其正。固無妨於溫柔敦厚也歟。賈子不諧於俗。而好爲詩。所與遊者。皆孤子之士。故其詩清厲而不傷於格。蓬門木榻。翛然遐寄。豈有得於君家浪仙之遺韻乎。夫流連光景。以消侘僚。此善於處憤者也。第不失所謂敦厚者。而溫柔在是矣。

王清有詩引

三百篇皆理學也。敷情陳事。而理寓焉。理之未達。無爲貴詩矣。後人歧而二之。街譚里諺。俱可採掇。而經

語獨不少入。子美用獨夫、汎愛、當暑、去兵、一戎衣、富貴如浮雲、亦取語之近詩者耳。宋人尚言理、萬紫千紅、以喻一貫、青山綠樹、取譬來復、理益密而詩益難言之。清有先生晚篤理學、而好詩不衰、負笈蘇門、觸緒成詠、所謂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歟。理學風雅、同條共貫、惟先生能兼之矣。

喬文衣詩引

京師者、詩之藪澤也。如貢稅然、四方所產、梯航而集於上國、故外而入者、視其篋、纍纍然也。內而居者、視其壁若屏帳、纍纍然也。於是衆技畢陳、而精者出矣。詩之精者必真、夫真而後可言美惡。範瑾爲輪廓、錢也不適於用、削桐爲偶、又衣飾之。雖豎子不信以爲人、詩不真、卽雕繪滿眼、只堪錢木偶耳。貌謹愿而心澆刻、性情之僞、延於風教、而詩其兆焉。吾讀文衣詩、喜其真、不無故爲啼笑、橫臆而出、肝膽外露、摧堅洞隙、一息千里。我燕趙人多沈毅英爽、無夸毘之習、文衣其尤著哉。嗟乎文衣、真之一字、爲世所厭久矣。少陵不云乎、畏人嫌我真、其在當時、流離困躓、皆真之爲害、故人嫌、亦自嫌也。然而光焰萬丈、至今益烈、真之取效、頗長少陵、不願入州府、予謂卽居京師、舍此無他道也。詩云乎哉。

馬茶史詩引

從淮上別茶史、十餘年來、都無聞問、意流離之後、故土藜莠、觸目悲酸、無復向來翛然自得之意。伯巖自嵩少歸、攜得茶史詩數首、和平高朗、音無噍殺、予比之秋潭浴鷺、明月積雪、庶幾近之。則此十餘年中、彈琴嘯歌、荆棘虎狼、不足動其胸次、非有道者能之歟。茶史詩中、數言伏村、寒荷、伏村吾未見、晤寒荷於搃

廓澹然高士也。相與偕遊百泉。時時言茶史隱居狀。近且卜居嵩麓。攜妻子樵採。無復意人間事矣。嗟乎。茶史乃至是哉。予向與伯巖偕隱太行。竊有鹿門之志。人事未了。尙爾微逐。每登高望西山雲木。未嘗不爽然神往也。以茶史幽懷逸韻。卽州府如在邱壑。而結茅霞上。與秦松漢柏爲伍。觀其居與所從遊。而人可知也。詩亦從可知也。伯巖言大醜風土醇厚。往往多隱君子。吾將徙而家焉。具茨二室之間。策杖往還。行歌互答。吾三人可以老矣。況復有伏村寒荷諸子在耶。

馬旻徠詩引

上谷一郡多理學。蓋猶有靜修先生遺風焉。而馬子旻徠以詩著。夫理學與詩。判而不一也。久矣。儒者斥詩爲末技。比於雕蟲之屬。而太白嘲謂魯儒。備極醜詆。途殊者議異。理固然歟。旻徠制行醇謹。無夸毘之習。所著養正諸書。皆理學篤論。而詩格大雅。卓然成家。則又何故。予謂世俗所謂理學與詩。皆非也。喪衣緩步。白髮死章句。此士而腐者。漢高所以解冠而溺之耳。而士之以風雅自負者。率挑蕩越閑。以綺語飾其陋。本之則無詩。又可知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至性所激發而成聲。不煩雕繪。而惻然動物。是真理學。卽真詩也。卽如靜修先生紹濂雒之統。高風亮節。爲元醇儒。今讀其集。古健真削。無愧唐音。不可以證其合乎。旻徠勉旃。生禮義之鄉。秉聲音之正。合程朱李杜爲一身。匪異人任矣。

逸休居詩引

癸卯初夏。予有晉陽之役。過柏鄉。辨若遺我詩一帙。未及讀也。已而登太行絕頂。天風四至。清流激湍。怪

鳥窺人。松華覆地飄飄然。作遺世想。恨無與偕遊者。賞其奇曠。乃急取辨。若詩讀之。雄廣之氣。與之相敵。不啻吾兩人牽藤共坐。躡履同遊也。古之以詩傳者。其人多清剛而磊落。以石爲體。而才致開發。遇物斐然。特如溪澗滌澗。草木翳翳耳。今天下詩頗推畿輔。而魏氏一門爲尤甚。崑林先生爲一代風雅之宗。昆季竝起。照耀河朔。昔之機雲維縉。不足多也。予與辨若定交。在兒童時。予旣墮廢。無舉業之擾。耑力爲詩。而竟不就。辨若以射策中高第。詩與制藝并。在人口。人之才智相越。不亦遠哉。讀其詩。鱗峒突兀。天外遙青。不爲徑草盆花。耳目近玩。蓋得太行之氣爲多。得其集者。朝夕吟嘯。卽以當臥遊焉可矣。

臥雲菴詩引

人之得爲詩人。非只才具勝也。蓋亦有其時與命焉。日微逐於市朝。車塗馬汗。勢利熏心。而口道煙霞。謬爲不情之語。其不足動人也明矣。泓子負經世之才。作令海濱。俱有成績。使其慕金紫。爲富厚祿位地。必且以功名顯。豈暇爲詩人哉。感憤在中。膠不可解。因是抱病。息踵山居。時與赤松爲采真之遊。夫茶鐺藥臼。熊經鳥申。皆詩人嘉事。而應酬旣絕。清虛日來。是時真可爲詩。非詩亦無以寄其牢騷磊塊。所謂命也。非歟。泓子之詩。清明廣大。無幽滯纖穠之習。至性所出。可涕可歌。方今風雅之壇。爲設一座。吾嘗謂古來隱士。山棲海遯。冥鴻高舉者。指不勝屈。獨陶靖節。照耀今古。則以靖節之詩。爲今古獨絕故也。然則泓子之詩。固可少乎哉。

傳

劉文烈公傳

劉文烈公者杞人也。名理順，字湛陸。舉崇禎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第一者，李公熿。烈皇帝厭文事之敝，思得理學大儒爲天下模楷。閱公卷稱旨，親灑翰墨爲訂易數字，擢冠多士。而置李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中州人爲徐言劉公生平學行狀，實無其偶。則又人人嗟異。謂帝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耆老，蓋公已十上春官爲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司起居注。六曹奏章，纂修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皆悉心討論。及侍經筵，東宮日講，尤多所開導。性簡穆醇謹，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於性理宋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卽燕閒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與客言，煦煦如家人。無崖岸。然中實耿介，非其人不與交。嘗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嘗斥言於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怒奪其講席。予展書，卒亦不動也。庚辛以後，寇日熾，疆臣縮朒，廟謨無勝算。公憂形於色，數與召對，引陳皆碩畫。及汴圍垂陷，公大感慟曰：中原破裂，則京師危。尙以門庭玩視耶？於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賊庶可殲。爲公疏條上之。格不行。當是時，秉樞參帷幄者，率晏安。或飲酒高會，公與二三閒曹，蹙躡騎羸馬，日叩當路，謀所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棘。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矣。皆唯唯。公憤然歸，捐俸醵及盤卮簪珥，輸犒城卒。諸寮友咸詣公所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於室中，深數尺，爲藏柩計。十九日，城破，配萬安人。

暨妾李氏請先死。公笑許之。候其瞑目。呼具袍笏。北向再拜。又入祠別祖先。遂大書三紙。付家人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裏。無愧前賢。書畢。遂投繯死。年七十有三。方未死時。門人傅姓者。官詞林。謁公。問計安出。公曰。既及吾門。此事當自辨。傅倉皇去。公送迎如常儀。傅後爲人言。吾時亂甚。無所措。師從容譚笑。如平日也。羣寇過其廬者。皆下馬拜泣去。不敢入。順治九年。朝廷舉封墓典。遣少宗伯設壇。祭於都市。謚文烈。賜田七十畝。春秋致祭。劉氏其先涪川人。徙杞花園舖。四世傳汝忠。官典膳。典膳生五子。季承緒。生溶庵。公清源。始業儒。治麟經。有聲。用公貴。贈文林郎翰林院修撰。娶某氏。繼某氏。生公。公生彌月。而溶庵公歿。母氏督之嚴。公奉教唯謹。以孝稱。事諸兄如嚴父。常捐產代債。兄逋弱冠舉賢書。家固貧。未嘗以竿牘通長吏。在朝十載。宅不改飾。畝不增畔。茅屋蕭然如故也。己卯。典閩試。癸未。分較禮闈。俱稱得人。子聖箴。字講山。庚午科舉人。難後。自毀不仕。幼子三哥。公死後未幾。殤於涿。其後子孫益盛。皆能不愧家聲。而冢孫始菖尤著云。

申子曰。光嘗謁公於京邸。修眉豐髯。進退禮如。望而知爲長者。聞初及第時。汴及杞中多異徵。大賢之出。固不偶哉。公以文信公自期。論者謂狀元死節。公實無愧。文信公嘗仕在外。故能號召豪傑。與師圖恢復。公始終珥筆爲儒臣。凡所建白。皆不用。徒以一死報國。非其志也。其後余公煌。劉公同升。皆以狀元死國事。倘亦聞公之風而興者歟。

楊公名思聖。字猶龍。鉅鹿人也。曾祖坦。以舉人仕。至杭州府同知。祖若柏。光祿署丞。考粹玉。娶閻氏。生公。及思廉。思謙。公自兒時有神童之目。十二應童子試。有司奇其文。首拔之。隨丁母憂。已卯鄉試。中副榜。入太學。復中壬午鄉試。丁父憂。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已丑會試。分校禮闈。得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曹研精理學。有大儒稱。世祖皇帝命爲日講官。備顧問。餘亦多爲名臣。一時咸服其知人。歷春坊侍讀學士。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辛丑入覲。卒於途。時年四十有四。公爲人。和易無崖岸。而中實彊直。意所不可。雖顯貴不與交。而素所往來。稱忘形之交。多布衣寒士。甲申以後。天下甫離兵革。熙然尙文治。公與今冢宰魏公裔介。同年友善。以文章道義相劘切。如左右手。魏公作五子詠。首推公及魏子象樞。曹子本榮。申子涵光。郝子浴也。天下稱曰楊魏士之自負。才能來闕下者。必攜卷軸謁兩公。得其一言以爲榮。兩公亦勤勤汲引。一藝之長。延譽恐後。蓋囚而成名者多矣。公性無他好。好詩及古法書。居長安。室無媵妾聲色之奉。出亦不樂爲酒食讌會。一羸馬。蹇躄。自署中歸。鍵戶謝客。庭中植雜花竹木。翛然如林壑。詠哦聲達戶外。間與所知論海內人物。則抵掌大言。當今詩若書。獨某某數輩耳。彼大冠若箕者何爲哉。某某以詩與文自負。方在顯位。無不人人譽之。爲古今無耦者。公顯斥之。至不在論列。於是聞者大恚。世祖皇帝政務之暇。兼涉書畫。畫喜滄州戴公明說。畫自董華亭而外。無取也。一日坐便殿。召公及陳公曠。賜上方筆札。書稱旨。賞賚甚厚。蓋自米顛懷研而后。此風久不聞。海內以公當上意。幸旦夕且柄用。而忌者益不悅。會世祖皇帝加意民事。擇廷臣才堪外任者。備藩

臬選使益練習。俟有效。以次召用之。遂出公於山右。而陳公亦出爲外藩。說者謂公文采風流。宜在翰苑。刑名恐非所長。公至。折獄精敏。輕重各當其辜。貪墨斂迹。俱改行易志。晉中人曰。吾臬自王元美。李京山兩先生。以文章吏治。照耀前後。并公而三耳。在中州常攝左藩事。以廉謹聞。謁孫徵君於其城。徵君懽然以道統相屬曰。吾所見仕宦人。超然如此君。蓋寡耳。及遷蜀。念去家益遠。欲自投劾。作倦遊草。思廣羊不置。廣羊者。郡之西山。方天下未亂時。公與雞澤殷岳。永年申涵光。鋤茅山頂。爲終焉之計。已而宦遊四方。雖膺組紱。無一日不曰。吾廣羊。吾殷子。申子也。至是偕隱之意愈急。時制外吏不得自疏陳。而撫軍惜其才。止之不爲請。遂蕭然攜書劍而西。登嵩少華嶽。入棧道。所至皆有詩。公詩風格宗王孟。俊音亮節。近比信陽。入蜀以後。山水之助。老氣橫發。得少陵遺意。時賢莫及也。蜀自兵荒後。民少。又苦瘠。力不能辦租賦。是時滇黔方用兵。軍需旁午。公轉輸不竭。則內撫殘黎。蜀賴以少安。未幾。病瘡瘡不已。肌膚內消。食漸少。乃杜門習靜。病少愈。入覲。舉治行卓異第一。以便道抵家。省墳墓。欲止不復出。而部檄敦促。力疾就道。至覃懷。疾又作。豫撫以狀聞。乞休致。公召殷子。與居軹關。候命。謂之曰。吾歸。與二子尋廣羊舊跡。讀書學道。以樂殘年。志畢矣。已而病亟。嘆曰。醫數投涼劑。取快目前耳。遂相誤至此。惟青主力言其非。青主來。吾尙可望。然青主寒暑固不出。奈何。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學兼通醫。其人素難致。而公在晉臬時。曾折節式其廬。殷子曰。非我自往。無濟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山谷間。四日而至太原。謁謂傅子曰。猶龍病。先生其有意乎。傅曰。世無兩猶龍。吾安得坐視。時亦抱病。慨然遂偕行。未至前二日。公歿。歿又數日。而

請告之命乃下。歸隱之志卒不遂。亦可悲矣。平生所著。有且亭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娶南宮李氏。子二。履吉。徵吉。皆能讀書。有父風。

申子曰。世以楊公失職。悲傑鬱鬱而死。如長沙者流。豈其然哉。公少無宦情。舉榮名富貴。俗所營營者。皆不屑。而志在山水。朋友詩文間。夫山水朋友詩文。亦何藉於高位。且公雖外吏。亦方面大僚。非遷人逐客之比。謂以性命殉。必不然矣。獨怪以彼其才。親受知於人主。是宜輔弼在左右。乃一出不可復返。嘗廷推爲少司馬。及憲副。皆不果用。豈非命歟。韓子曰。斥不久。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然則天之所。以厚楊公者。固在此。不在彼耶。

霍亮雅小傳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奇。字則白。以字行。近世少以字行者。亮雅與友人刺署宇。蓋以爲名也。而友人不知。以爲慢己。亦以字答之。後問知。呀然一笑也。父如白公。以進士爲參政。好飲。早休致。亮雅好飲。如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細事。與人無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迨其老。貧矣。卒不肯盛額。向人。貌清癯如鶴。語操南音。乍見之。不知其爲河朔間人也。生平好尙屢遷。好理學。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茹素。持準提戒。勒須菩提像。虔事之。好仙。奉呂純陽憑箕語。唱和譚謔如生人。好詩文。古人書無所不翻閱。間爲詩。清迥脫俗。尺牘隨手。類蘇黃小品。讀之解頤。好書畫古玩。能鑒別真贋不爽。得名人手蹟。雖片紙。寶惜之。必裝潢爲卷帙。瓦樽銅鼎。皆法物。位置精雅。好客。所居第宏敞甲於邑。多藁臺複閣。吳越之士。

至者如歸。供其館穀輿馬之費。無夕不高會。家以是中落。不恤也。好歌。常自畜優伶。其自遠方至者。必窮其技。好博。作博疏。幕畫博事。曲盡。酒闌燈地。呼聲動天地。嘗負負益豪。不以勝敗爲意。好游。游不出數百里外。乘小犢車。車中自攜酒。所至有招之者。輒出已酒飲之。或贈以金幣。聽人自取去。好潔。日輒數浴。几案無纖埃。令兩童子執箒箕隨之。涕唾必騷除。客謂其庭一草一木。皆有六朝丰致。晚多病。諸好悉罷。獨好客。益甚。不能飲。而臥觀客飲。客歡。乃大喜。久之。病益劇。自知死期。與親故別。談笑而逝。年五十歲。子二。介儒。全儒。

申子曰。儒者每以晉人放達爲訾議。彼於禮教則有間矣。若夫脫屣萬物。形骸土木。以較夫汨汨利名。夢中無寧刻者。不亦霄壤哉。亮雅幼工制舉業。試高等。非無意於當世者。不得志而託於酒。心事灑然。無幾微芥蒂。令嵇阮輩見之。不當把臂入林歟。乃利名之子。亦從而非笑之。可慨也夫。

毛穎君後傳

穎以老病。謝中書事。黃帽歸管城。往來研山甬上。暇則著書以自娛。久之。秦亡國除。棄家游吳越。愛防風山水。遂居焉。見時。陳元隱天都。褚先生在剡。陶泓家於端州。時時相過。爲方外交。私述始皇遺事。爲書藏名山。一日。有人自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乃嘆謂元等曰。吾輩竭生平纂錄。將與竹帛垂無窮。今遂爲他人有耶。因歎歎不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夫亦厭之。擲不復顧。餅師醞婦。或見而呼之。命記所業籍。欣然爲書。書又潦倒不稱人意。一書卽斥去。穎亦不

顧也。其後子孫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書畫。烏衣象服。襲紫綺裘。照耀江左。穎老善忘。至不能盡識。則書其名於額。四方諸侯聞之。爭聘掌書記。穎懲己孤立被廢。命十人爲曹。所至遞用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拂飾冒穎支庶。識者輒能辨之。於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風甲天下。又數年無疾卒。骸骨空洞。人以爲仙去。所常與周旋者。爲立塚製文以祭之。陳元楮先生。皆不知所終。陶泓學道端溪上。久而益堅。相傳至今尙在云。

史氏曰。吾讀昌黎公傳。常怪不詳穎歸後事。第云終於管城。何哉。已乃知毀名避世。如其時東陵侯輩。故中原人無知之者。楚漢遞興。能者效一技。而穎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有慕於孤竹之遺風歟。然身晦而子孫用。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實者矣。

呂節婦小傳

郡丞呂公去其家三十年。乃知孺人死節事。哭奠如初喪儀。予聞之。愴然以悲也。道誼淪薄。清剛之氣。多在鬢流。然或事難陡發。大辱當前。不忍憤憤以死者恆有。若乃知微慎始。割情就義。事介可以然未必然之域。而奉身如霜雪。若將澆焉。此其才智過人。不只一勇決也。節婦姓劉氏。年十七。歸呂公。歸十有六年。而遼左多事。當是時。重足一跡。駢首就戮者相望。節婦謂公當遠去。不去。禍且及已。公唯唯未決。節婦大慟曰。嗟乎。宗嗣之任。在君與幼子。幼子不能自達。而君又跼蹐下。相隨以沒。何益。豈以閨中少婦。他日爲君羞。嗟乎。嗟乎。行矣。我不負君。公乃攜子西去。去未幾。而節婦投繯。烈烈死矣。公以明經起家。歷仕爲

郡丞節婦存沒未知也。會公師姜公來守真定。爲言節婦死時事甚悉。蓋公旣去。節婦遂絕飲食。家人百計勸之。以爲事不可知。而輕身一擲乎。節婦曰。事至而悔。悔何及。不見夫采衣而隨行者。忍目擊耶。寧玉隕無瓦全。吾不能覩顏視息。且而與夫子有約矣。遂死。方死時。姜太夫人亦在。故所言如此。呂公名起渭。遼東人。今爲廣平府同知。

野史曰。節義之事。蓋天性哉。平生言忠孝。指天誓日。若真可信。臨難而悔者。何可勝數。夫白刃在前。勢無復之。死唯一決耳。而委蛇求活。計無不爲。甚矣死之難也。節婦一女子。能明大義。九死不折。所謂巾幗而鬚眉者歟。卽今呂公宗枝繁衍。雙幡五馬。享有廕仕。皆節婦之賜也。呂公望韓飲泣三十年。無易志。亦可謂不忘舊德者矣。

楊烈婦馬氏傳

烈婦馬氏。永年馬家莊馬安女。年十七。適楊寨楊之孚。越伍載。之孚病歿。烈婦哭之幾絕者再。矢死不更適。旣服除。翁與父謀。婦年少無所出。會當嫁之。烈婦聞。跪請於姑曰。曩不卽死。正以代夫事翁姑耳。而忍棄之邪。姑曰。語不云乎。無兒不使婦。烈婦曰。語謂婦不願者。難以強也。若矢以終身事。視兒在有加焉。而何不可。翁意終不回。一日。父有使至翁所。切切耳語。烈婦泫然曰。是必爲我死期迫矣。康熙甲寅元日。詣伯翁謁拜。伯翁以婦寡。可勿謁。烈婦曰。拜只此矣。忍不一受邪。聞者以婦將嫁。故別耳。亦不疑也。初四日。謂姑曰。新歲欲以盃酒澆死者墓。姑許。因詣墓慟哭。久乃回。潛自服毒。毒發。給家人曰。病耳。家人見鼻口

迸血。知爲毒。相與強藥之。稍甦。曰。我以毒一入喉。當卽死。今宛轉苟活。將何爲。家人守之。不得死。至初七日。防稍疎。夜再服毒。明早遂死。初八日寅時也。年二十五歲矣。烈婦容止端麗。言笑不苟。素多賢行。不述其大者。瀕死無異常時。至於購毒何時。藏諸何地。家人迄無知者。蓋定志非一日矣。

申子曰。節義之不絕於人心。是三光所繇明。坤維所以不墜也。而謂隨俗波靡。殞身就義者不再。豈其然哉。馬氏一農家婦。非有詩書保姆之訓。亦非習見節義有所觀感。彼鄉之人。贅而再適。事同初醮。再適而勝。忻有得色。鄰嫗羣而羨之。以爲當然。故其翁若父。謂少年宜嫁。無子女宜嫁。閭巷細民之事。固無責焉。而烈婦不動聲色。視死如歸。一毒慘矣。或畏而中輟。而氣乃加厲。至於再毒。孱然一女子。勇過賁育。豈獨筭流愧之哉。故備著其事。以俟採風者表彰焉。

趙節婦傳

節婦永年小北汪人。張斐女。年十五。適趙一鸞。食貧力作。事姑以孝稱。越三歲。鸞死。有子方二齡。節婦欲死。姑大慟。曰。遂爾之義。此呱呱者安撫。吾血食其斬諸。節婦乃不死。夜篝燈紡績。嚴霜草榻。遺孤在抱。啼聲與杼機相答。姑病。籲天以身代。比愈。時時以十指博甘肥。姑怡然弄孫。若不知其無子者。後姑死。哀慟踰常。葬如禮。子振宋。節婦督之嚴。曰。子脫不肯。頽行而玷宗。吾負此地下人。會年饑。不足供啣哺之費。或勸以易業。節婦愀然曰。寧士貧。無賈裕也。振宋亦體母志。淬厲爲端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文名日起。於是宗族里閭咸悅服。謂節婦之教云。直指以其事上聞。得俞旨。建坊。海以內無不知有節婦者。節婦今年

六十五守節四十餘年矣。

申子曰。自時代變更而益知節婦之難也。彼裙釵笄禕之人。生於窮簷敝閭。未嘗誦詩書。晰大義。偷紀之任。固無責焉。以至性所激。九死不移。豈不烈烈勝鬢眉哉。乃或以剗鼻斷臂之事。赫然耀彤管。如趙節婦者。平平無奇。嗟乎。夫人亦各論所遭耳。死節易。保孤難。節婦正爲其難者。貧無立錐之地。食不足以供糠。數而姑以養終。子以教立。此四十餘年間。何異吞氈啖雪耶。嗚呼。風俗之偷也。誦詩書。晰大義者。無媿此裙釵笄禕之人焉。足矣。嗚呼難哉。

碑記

南和縣重修關帝廟碑記

南和縣治東偏。舊有祠。祀漢前將軍關公。稱帝。從時制也。祠居四術中央。邑人伏臘所共事。邑大夫出入必式焉。既久傾圮。邑三老某等。釀貲更治。加斲刻丹雘。燦然改觀。友人白侍御抱一。周生鏐書來。命紀其事。光於是作而嘆曰。嗟乎。大義之在人心。至今未熄哉。自古忠臣烈士。馳驅戎馬之場。功成身遂。垂名竹帛者衆矣。其或遭逢不偶。齋恨以終。至不保其要領。尙論者愾然嚮慕。願爲執鞭者有之。然徧以質之學士大夫。必有不詳其事。不能舉其名姓者。惟帝英靈赫奕。薄海內外所震服。卽婦人孺豎。以及狂暴頑梗之徒。無不懾心懼志。奔走如不及。盛矣哉。千古一人耳。夫帝之從事昭烈也。問關百戰。中原無尺土。至荆

州一陷而西蜀幾危。其所成就不得與蕭韓馬鄧比。世好以成敗論人。儂薄之士必因而短長焉。而尊崇無異詞。將與尼山竝列。則又何哉。蓋君臣之道斷而復續。事雖不成而大義申於天下也。方漢之衰。羣雄競起其間。跨方州擁重兵者所在而有。一時雄俊智略之士抵掌掀眉。仗策而求所合。意在乘時取富貴耳。帝獨志存興復。視紛紛者如犬豕。欲得劉氏一人可與圖大事者。亦常歷九州而相之。昭烈處幽燕僻壤。埋名旅版中。時人皆未之知。帝在解梁數千里外。非有平生之素。一旦而遇之。以爲漢祚不絕。斷在此矣。委身共濟。九死不移。雖忠義出於性成。而尊王大一統之義。講求於左氏者非一日。昭烈少有大志。得帝而益決。當時同心舉事者復有桓侯。桓侯與昭烈近同里閭。聲聞易達。非帝之比。卽賢如武侯。不肯失身於匪類。亦必待昭烈自請。感知遇而後出。若夫謀國之忠。擇主之智。無踰於帝者。不幸而後起。失據偏安一隅。國賊未誅。以軀命殉社稷。嗟乎。豈非天哉。天不祚漢。卽帝亦無可奈何。然而志則烏可沒也。夫曹氏之變。漢王侯貴戚。輔弼世胄之家。反面事讐。各出才智以佐逆者。指不勝屈。帝山右一布衣。未嘗北面而事漢也。以踐土食毛之義。矢不共戴天之讐。賊誘以高爵厚祿。不爲動。臨以刀鋸鼎鑊。不爲動。意所謂劉氏一人者。歷萬劫而不毀。至今三綱不墜。人類未淪爲異物。皆此等一念維持之耳。蕭韓馬鄧功在一時。帝功在萬世。豈可同日語哉。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我河北燕趙之區。始沒於袁氏。繼脅於曹氏。當漢末葉。未嘗一瞻正朔。帝未及撫而治之也。乃事帝之勤。更盛於他所。故曰。大義之在人心未熄也。南和民愨而士雅。好譚忠孝。專其新廟貌而事帝者。非僅釐祝以望福。則請進士民而告之曰。帝聰明剛毅。不

可媚以私。潔躬而序倫。無詭於行。神之聽之矣。則又爲邑大夫進一箴焉。曰。直道可行。民不背德。惟帝二千餘年。追慕不衰。矧夫霈德澤於部民。民其敢斁其出入。肅神明也。無愧於民。無愧於神矣。夫如是。上下交修。以永終其福。是役也。烏可緩哉。

帖園記

韓家屯世有我申氏別業。屯去城三里許。在滏河之陰。每春桃李夾岸。爛然如雲錦。夏秋轆轤聲徹夜。蓋郡之蔬茹取給焉。先曾伯祖南濱公自憲副致仕。歸就蔬園爲亭榭。所謂南濱草堂也。先伯祖中丞公曠大之。比卒。遂葬其地。曰。夙所好。魂魄安焉耳。子兒時見塋塚鐫釣臺兩字。則仍南濱公園中舊石也。先君令杞時。別購雞邱王氏園。多老樹雜花。中一庭三楹。前兩小庭對峙。又前爲池。庭後爲臺。臺後則門臨水上。荻花柳陰。隔堤見雉堞樓櫓。隱隱水煙中。先君自吏部郎里居。角巾野服。時與二三老友。徜徉吟嘯。詩集中數言南園。卽此。乙酉。禁旅屯駐兩閱月。馬矢所到。地無青草。牆垣頽毀。朱欄折而爲薪。時喪亂之後。萬念灰燼。聽其荒廢而已。行人折花。往往斧其大枝去。庭前有海棠兩株。高兩丈餘。俱折壞。久之。稍葺牆垣。割前半種蔬。壬寅秋。大霖雨。西亭圯。次年春。移諸池之南。鑿甕牖於後。遙望翠柏垂垂。如鏡中。題曰泊亭。依水。又以明志也。移東亭於河畔。築土而高之。外望如樓閣。題曰定舫。蓋如扁舟繫纜。不復汎汎風浪間矣。拓牆西數弓地。爲曲徑。益花木之土宜者數種。總題曰帖園。取毛詩陟帖之義。與兩弟約。此園永不分析。長房主之。仕宦及有貲財者。時偕力加修治。凡花木庭樹。有增勿減。昔李贊皇云。以平泉一草一木。

與人者。非吾子孫。識者。嗤其愚。若此園雖微。我先公平生遊覽之地。一草一木。手澤存焉。其敢忽諸。

聰山集卷三

論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世以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爲閉漢而欲用韓也。嗟乎。固哉。則始終爲韓之說誤之也。始良遇漢王於留。說以太公兵法。他人皆不省。而漢王屢用其策以制勝。良曰。沛公殆天授。委心事漢。自此定矣。豪傑之欲得主而事也。甚於君欲得臣。方秦之季。英雄競起。維時南面稱孤。欲爲漢王所爲者。不知凡幾。皆握齷好苛禮。獨漢王慢易。多大度。酈生知其必成。且仗策從之。況良乎。漢王西入關。留韓王成守陽翟。與良攻宛。良果爲韓。何不自留相成。或與成爲破秦之計。而與漢入關。漢勢日張。韓不益弱乎。如以韓方初造。非借漢不足以滅秦。秦滅而漢益強。力不能破將滅之秦。而欲并方興之漢。良不若是愚也。韓王成本一庸主。借庇於人。僅以縣祀耳。才力不足以當項羽。無論漢王圖大事。爭天下。不諒其主之賢不肖。安所稱智歟。且速之斃也。成死。良復歸漢。酈生謀立六國後。六國者韓亦在焉。此時韓之諸公子未盡殲滅也。良果爲韓。何不因而力成之。乃曰。天下游士各歸事主。誰與取天下乎。韓將立而中止。良撓之也。則良爲漢不爲韓明矣。故燒絕棧道。示羽無東意。此良本謀。無可疑也。然則良終不爲韓乎。非也。爲漢卽爲韓也。滅秦則

漢業成。漢業成而興滅繼絕。韓祀必舉。是則韓讐報而良志遂矣。良本謀臣。無摧鋒陷陣之力。報讐之事。勢必因人。初借力士。繼借項羽。羽殺成。則羽亦讐也。故借漢王兩報之。爲漢卽爲韓也。宋人執爲韓一說。膠固而不測其用。嗚呼。彼安知不爲者乃所以爲之歟。

書

上道臺論鄉兵公書

畿南雖號承平。然荒村鼠竊。所在時有。自明公建節以來。威德遠播。奸宄革心。枹鼓不鳴者有日矣。猶以安不忘危。綢繆未雨。近如操練鄉兵一事。衽席一方。萬民尸祝。某等荷戈以從。自爲身家計。夫復何言。竊以立法經始。務求無弊。恐有司奉行過當。漸失初心。不揣瞽狂。妄肆陳說。惟明公採擇焉。古人蒐狩。必於農隙。故三時耕作。一時講武。恐妨農也。自去冬奉憲檄。三郡中頗有行者。地無遠邇。呼而集於郊關。演武之場。冰雪掩旣。霜風裂膚。官以有事。不卽點驗。抵暮而散。他日復然。饑寒困躓。莫可告語。困已甚矣。然爾時尚無農事也。今東作方興。一歲凶稔。或爭時刻。穀賤人稀。僱工不易。婦子晝夜胼胝。尙恐廢時失事。而往來操練。半在城郭。且勢力者例不入籍。所驅皆貧民耳。器械弓矢火礮衣裝。所費已不貲。甚且教頭箕斂。奸胥橫索。未覩一兵之用。先廢終歲之功。萬一戶口流亡。國賦安出。且畿民好爲訛傳。謂將練習成伍。遣戍遐方。轉相驚疑。恐生他變。方今雲貴已平。海內混一。畿南沃野千里。并無伏莽可虞。某等不知大計。

仰求再行申飭。鄉兵之設。本期守望相助。農事之暇。本村練長。量行操練。有司不得句調至城。若一村有盜。鄰村救援。坐視不救者。論如法。庶盜可弭而民不知擾。是亦井田遺意也。芻蕘之言。幸惟垂聽。

辭辟舉書

有司舉光孝行。以應新例。光自揆德薄。具呈力辭。未蒙垂允。竊念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何足齒數。推原朝廷察孝之意。本謂內行純備。才猷卓絕。施於爲政。用張風紀。非如他時採風者。但取醇謹。旌厥里閭而已。光於本朝。實受再造。先人幽忠。隔在異代。自分湮沒久矣。荷朝廷日月至明。聽言不厭。再四務詳巔末。傳諸信史。秩宗典禮。備極寵隆。夫人德及所生。即在親交。炙雞絮酒之儀。尙爾感激。況恩同覆載者乎。故嘗終夜腐心。不知所報。今執事謬相推舉。引以仕進之路。假令當途過聽。俾盡毫髮。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悵去於其身。光非有一長可稱也。性褊才拙。動見齟齬。多難畏人。杜門息事。間或作爲詩歌。聊以永日。雕蟲末技。無關大道。跡其所行。一匹夫碌碌者耳。若置世途。將焉用此。卽謂明詔特以孝舉。遑恤其他。夫所謂孝者。如古之曾閔。必有奇節可矜。尋常子職。胡可云孝。光先人殉國時。義當從死。覲顏苟活。慚負天地。福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甚焉。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釣祿地哉。是以宵晝徬徨。措躬無所。伏願別擇英賢。用光盛舉。光年四十有一矣。頭顱未老。尙堪策勵。從此讀書學道。勉圖令終。萬一德業少進。庶以上報國恩。下酬知己。長賜控辭。幸惟垂諒。

與周減齋書

杜沂水廣柳不致久羈異地。先生澤及泉壤矣。敬謝敬謝。但從此便鴻爲難。音問愈闕。把臂將何時耶。承教以古文詞相勉。光膽小才窄。不願寄人籬下。而又不能自關徑路。亦恐望洋而返。猶龍傳已脫稿。然亦不能盡其萬一。少年時文章聲氣。非必真心好之。大半名心所使耳。漸當水落石出之時。頗厭苦此生。得真知己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易。茫茫斯世。誰可告語耶。惟先生知我。故敢及之。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此道之難。先生寧質二字。真救時良藥也。弟近日喜讀涑水奏議。亦是此解。作人作文。總非至誠不可。彼浮華者。朝露耳。

與朱錫鬯書

少壯時有限之聰明。誤用於作詩者。二十年。非不一知半解。爾時自矜其能。及至事過興闕。回想袖手苦吟時。殊亦何樂。聞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此語不似知我者。夫古文之難。又非詩比。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法備矣。斤摹之。則爲效顰。跳而別圖。便墮惡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無名集。職是故也。僕自罷去作詩。如宿負畢償。一身輕快。今老矣。精力日減。萬念俱灰。豈能攢眉吮毫。與少年之士爭雄長哉。且身在草野。復亦無文可作。不能爲史。則無紀載之文。不能上書陳言。則無諫諍之文。杜門兀坐。不復浪遊四方。則無山川古蹟登眺遊覽之文。論古則舊學半忘。不能憶古人姓氏。論今則於分非宜。且亦不知國計生民利弊安在。將爲傳誌之文。則爲人子孫者。多求顯爵以榮親。問及布衣者寡矣。卽往來尺牘。向頗有之。今經

年無見及者。及者又不過寒暄數語。無可裁答。以是而思。真復何文之可作哉。近嘗把玩宋儒語錄。聊以檢點身心。爲晚年寡過之計。非敢標理學之名。聚徒豎義。如昔人角立門戶爲也。魏環極近有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此言是也。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有說乎。幸有以教我。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予初識雞澤殷仲泓淵。竦然異之。已而因仲泓復識其兄宗山。與燕市。修髯廣頰。抗首論天下事。類世所傳河朔大俠者。予自視蔑如也。予幼時拙訥。鄉黨無所稱述。人亦絜袴視之耳。宗山一見。引爲同氣。曰。此真吾友。遂定交。計此在己卯之冬。去今三十二年矣。歷患難。生死風波盜賊。無一事不相共。至於文章行誼之交成。義兼師友。古今有幾鮑子哉。嗚呼。已矣。宗山少跡馳。好遊狹邪。然讀書有領悟。筆力過人。與仲泓齊名藝苑。仲泓每試輒居其前。人人以仲泓當早售。庚午。宗山舉於鄉。而仲泓屢擯不錄。蓋仲泓文刻深。宗山文雄博。有聲勢。故易遇也。宗山父大陸公大白。以鄉舉仕至關南道副使。清剛任氣。有包孝肅。海忠介之風。忤權貴。被譖以死。宗山兄弟。腐心泣血。圖雪父冤。就予讀書郡城。午夜。風雨鳴。然。書聲泣聲不辨也。癸未不第。將謁選。予以大亂將作。約與偕隱。宗山瞿然曰。誠如子言。褰裳去之。恐不速。反濡足耶。

卽日回里。與仲泓結茅西山絕頂。不復言仕進矣。甲申之變。予與鉅鹿楊猶龍思聖。各攜家避亂山中。賊檄仲泓來見。不從。繼又爲崇禎帝發喪。謀討賊。僞令執之。不屈死。賊索宗山急。宗山方從山中載兵械甲冑來。未及邑十數里。聞變。遽易服走。賊遣騎追之。予時先已歸郡。爲募死士。夜馳精甲往迎。殺叛奴張問仁。乃免於難。跳身遊江南。南和白侍御抱一。以漕使駐吳。往依焉。未幾。予亦渡江。同詣金陵。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哭。鄰寓皆驚。已而問知其故。有來同哭者。予以先端愍公墓文。走華亭秀水。與宗山同舟。冒風雪。擁敗絮孤篷底。咏哦相勞苦。次歲旋里。宗山上疏理弟事。置佐賊者諸役於法部。檄趨就選。得睢寧令。卓帽布袍。騎驢之官所。其治一切務大體。抑彊而禮士。與民休息。民亦安之。願時時念予不置。邀予往。予涇涇不願。以口腹相累也。亦念宗山性質直多迂。力勸之歸。宗山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自投劾。仍騎驢歸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宗山自其先世無邑居。所居鄉曰小碧。大陸公仕宦二十年。不能於邑中購一椽。宗山歸。少葺舊廬。爲幽廊曲檻。予每歲數過從。鄰邑同人畢至。文酒交洽。恭聲入夜。扁其亭曰喻鳧。以予自稱鳧盟子故也。而予亦特置遲山堂。以爲宗山下榻之地。久之。宗山日益貧。饘粥不繼。散解僮僕。以次賣其舊田。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累累堆几案。從兄子之紐。抱道隱居。時相對讀書。以爲樂。自我輩數子外。客來多謝去不見。柴門反鎖。閱如山居。蓋仲泓爲人。咬冰截鐵。意不可一世。宗山坦易無城府。往往與野老雜處。而其惡見比匪。面斥不假以詞色。則皆有大陸公家法。畏之者聞履聲輒避去。宗山不顧也。貧士一善足錄。折行輩與交。惟恐不得。當聚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後多成

名者。邑令高其風。多敬禮之。有大利弊。則力陳興革。匡令所不逮。性好遊。自少時隨宦。遍歷岷峨。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襆被常不解。偶遊盤山。過燕市。宿西郊蕭寺。魏相國裔介。魏光祿象樞。引爲布衣交。公卿多欲見之者。一夕逸去。天臺嵩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與予同遊秦岱者。一同遊百泉林慮者。再遊百泉。以訪孫徵君先生。先生喜。留夏峰草堂者數日。以節槩相阻勉。登岱時。方病腰脊。不可屈伸。及輓輿歷天門。忽大叫奇絕。下輿步登。不知沈疴之在體也。與傅臬司維鱗同宿嶽頂。予與傅皆憊臥。宗山欲觀日出。已而雨聲浙瀝。聞少止。卽起視戶外。以星月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常遊中州。愛大隗風土。將卜居。輦致家中書物。久之。以予不能偕往。遂亦不果。劉撫軍開府寧夏。邀與俱登賀蘭山而歸。常言小世界。殊不足往來。不得遍遊海外爲恨耳。猶龍以蜀藩入覲。至軹關。病不前。宗山爲左右之。三月。病益亟。念非傅青主不能起。青主者。名山。太原高士。精醫。素不易致。宗山曰。非我自往無庸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水石中。數日。邀青主至。其重交游急人之難。皆此類也。少時不作詩。雖寧以後成集矣。予曰。君才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於律非宜。宗山以爲然。卽焚其稿。專力古詩。淵淳與博。淺人不易上口。莽莽然肖其爲人。間作古文詞及尺牘。隨手酬答。皆蒼然有西京遺意。六十以外。多病齒落。獨筋力尙健。時時不忘出遊。予力沮之曰。我兄弟皆老。宜常聚。無僕僕道路爲也。已戒行而止者屢矣。劉撫軍改鎮閩中。武夷之遊。時在夢寐。曰。極知老不宜出。然死於山水間。不猶愈於纏綿牖下耶。庚戌二月。遂決計南行。抵閩。撫軍留諸幕中。未幾。將別撫軍。往武夷。會疾作。二日而卒。六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武夷

之志終不果。嗚呼惜哉。宗山志在四方。又有撫軍及吾郡杜龍巖雲禎在閩爲之經理其喪。客死非所恨。獨惜中道失我良朋。老懷益寂寞難遣耳。而或者怪予不力沮之。嗟乎。宗山遭際之窮。人生所未有也。父弟皆被禍。慘矣。壯歲拂衣。本圖娛老。老來家道齟齬。非人所能堪。故此行亦聽之。以其在外而安也。亦孰料其遽至此哉。仲泓死無子。宗山亦無子。近族中無可爲嗣者。乃以之紐之孫渥爲嗣。宗山名岳。字伯巖。宗山其別號也。先世馬邑人。遷雞澤數世矣。隱於農。至大陸公始以儒起家。娶夫人田氏。生宗山兄弟。宗山娶康氏。生一女。適曲周張憲仲。數娶妾。皆無所出。嗚呼。其命也夫。

墓誌

太學生嗣川鄭公墓誌銘

自子勉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也。其實行敦謹。深沈而善下。長者稱其有祖父風。其父蕙圃公既早歿。予不及見。見其祖嗣川公。蓋醇然長者。嗣川公以名刺史子。早歷險阻。體貌清癯。骨見衣表。予見其七十以外。如少壯時。少壯人或侍讌飲。不勝懣。公竟日無跛倚。威儀肅然。讀書明大義。譚古今成敗。如燭照數計。少時家道殷富。父歿。與伯兄析箸。自持門戶。遂廢諸生業。入太學。其治家纖悉有籍。整隣一羸馬。躬行畝澮。田夫牧豎。歡然笑語。服食簡素。一卓綈嘗數浣。閨無綺縠。僮無游手。督諸子如嚴師。嘗讀書至夜分。慨然曰。吾以人事廢學。至今嘗恨之。汝曹幸無米鹽之累。勉承先緒。無若我耄而悔。悔無益也。故諸子巍然。

皆著聲譽。甲子，蕙圃公舉於鄉，公益總飭務，施予鄰婦，負冤且死，抑不白。公命蕙圃公爲白之，報謝無所受。親故請貸，或不能償，爲燔書券者屢矣。辛巳，畿輔大荒疫，道殣枕積，公爲設饘粥，備葬具，病者以起，死者得免暴露。公謙和好讓，多隱德，嘗謂以善求名，市道也。故所爲多不令人知。三子皆次第先公歿，諸孫中獨子勉長，尤賢。公之督之，如其督諸子。今子勉巍然稱名儒，其進不可量，種德而不食其報，豈非命哉。公諱杰，字嗣川，年月日卒，卒不數日而薤髮之令下，蓋天下爲一變矣。

孝廉鄭公墓誌銘

蕙圃鄭先生卒四十有三年矣。孺人張氏秉節茶苦，教子以有成。旣卒，將合葬，於是孤茂泣謂涵光曰：申鄭稱世交，知吾家事者莫子。若其銘之，光忝異姓，猶子誼不可辭。迺作而嘆曰：嗟乎！天道不可問，而憂患之足以相成也。於鄭氏徵之，鄭自刺史公以鄉舉起家，典大州，有聲譽。太學公早承家務，膺世故，不克竟志於舉子業，作德勤止，以冀其後人，亦孔殷矣。蕙圃先生幼穎悟，爲文淵淳，犀利邁其儕流。先君端愍公時爲孝廉，訂交稱莫逆，分燈聯榻，無間風雨。至今過碧雲樓下，念兩家先人絃誦地，潸然欲絕也。先生性至孝，母常太孺人早世，事太學公謹，及繼母馮太孺人如所生。兄弟友愛，中外無間言。讀書攻苦，至午夜，雖寒暑不輟。左蒼嶼先生督學畿輔，有人倫鑒，得先生文，激賞之，呼與語，喟然曰：公輔器也。擢冠軍，其餘凡試輒冠，每一藝出，遠近爭傳誦，迺刻木石居寤言行。於時天啓甲子，舉順天鄉試，闈中牘爲騰錄者刊

落數處。房考以失句讀置之。已迺在几上。及再閱。再置。復在几上。如故。房考詫異曰。是子必有陰隲。不可棄也。再細閱之。果嘉迺自主者。調外簾。原牘較之。正其誤。置前茅。是真有鬼神相之者。鄉舉後。益務謙下。鍵戶卻掃。肆力博洽。視一第猶擿之耳。迺以讀書過瘁。喀喀遂成疾。寢以不起。先君哭以詩。有功名同頡頏。意氣許千秋之句。當時交相砥礪。非世俗苟富貴爲榮利者可知。又曰。雄心三十折。苦志半生勞。先生生平淬志。與所以得疾不永之故。盡諸此矣。嗟乎。以先生之才。承累世之澤。如榘楠豫章。勢不干霄不止。且其孝友端穆。持身如處子。法不當早夭。而故生之。故折之。天意豈可問哉。先生少娶孺人杜氏。劉氏。皆早卒。繼娶孺人張氏。處士述山公女也。年十四。適先生。生一子。一女子。卽茂。越十載。先生歿。時茂甫七齡。女三齡。一庶出子蕃。三閱月耳。太學公尙在堂。治家嚴。好節儉。家雖素封。勒諸子婦衣食。皆不令有餘。常苦不足。孺人紡績佐之。僅無凍餒。茂幼。器宇非凡兒。孺人謂爾父齋志以歿。所期在孺子。而無成立。未亡人他日無以見爾父。故督之勤。不以姑息。北地沍寒。冬月常臥以牀。恐其寢甘而晏起也。雖其後茂長。以文行重於當時。一言一事之失。動色相教誡。聲淚俱下。必長跽請改。迺已。御下嚴而恕。好施予。而自奉儉薄。衣大布之衣。屢浣不數。奉竺乾教。惟謹。終身不御葷血。庶子蕃出繼伯父嗣。後伯父自有子。孺人謂遺孤當自育。遂求歸。愛之與茂等。及析產。以膏腴田推子蕃。茂迺得磽下者。此尤人所難。凡婦人於孽庶子。常卑視之。雖他人亦以爲宜然。不併較也。今迺更讓之。使出己子上。不亦賢乎。茂自齠年失怙。依母氏爲存亡。矯志砥節。卒踐家聲。蓋從四十年機聲。淚血中淬礪以成。豈偶然哉。令愍其零弱。矯煦以墮其志。嗣

翮競豪富者。則茂之賢不肖。未可定也。

銘曰。旣篤以賢。胡促其年。惟母儀之克紹。而世德以延。豈乘之者。迺聽其自適。而欲昌其後者。必重之艱難耶。嗚呼。蒼蒼者天。

孝廉盧公墓誌銘

予外舅省潛盧公卒三十三年矣。外母胡孺人以去歲終。今以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將合葬於劉營之祖兆。有期矣。嗣欽鑑以銘請。一日。欽鑑無疾卒。孫汲以有定期。不復改也。予乃爲之銘。憶崇禎中。以風俗玩愒。由於士習。命天下鄉舉。皆就直指考覈。如有司例。其尤賢者。薦諸朝。卽不肖者。列狀褫革之。於是直隸巡按御史李公模。特薦公曰。臣謹按舉人盧某。孝友著聞。溫良樂易。束躬守禮。德能及物。恂恂有道君子也。遠邇皆以李公所舉。當能得人。蓋公賦性醇謹。無械智。溫言款語。若恐傷人。終其身無疾言厲色。呵咤不及僮僕。於光祿公爲少子。諸子或歿。或出繼。養生送死。一身獨任。中外以孝稱。田氏姊早卒。遺二女。公皆收養於家。爲擇配。厚嫁之。饑年糲粥。多所全活。一門諸從昆弟。皆競奢麗。爲豪舉。公雖舉於鄉。儉朴一如寒素。蓄花竹禽魚。閉戶翛然自得也。庚辰不第。將謁選。會以病卒。公諱愜。允。字省潛。天啓甲子科舉人。配孺人胡氏。武進士遊擊將軍協女。孝事姑舅。善持家。逮下嚴而有恩。因公艱於嗣。爲博求副籙。所以撫之者備至。公卒時。遺二妾。一方氏。事公年餘耳。以死誓不去。孺人憐之。相倚爲命者三十餘年。雖節烈由於性成。而孺人所以感之者可知也。公卒時。有子五歲。未幾。殤。以胞弟恬。允子爲嗣。卽欽鑑邑庠生。

娶杜氏庠生汝繩女。女一孺人出。適不肖光。自光爲子壻。公與孺人所以愛之者不啻子。嗚呼。光旣無所怙恃。猶以事外母猶母也。而德音渺矣。不亦悲哉。盧氏家世。具光祿公誌中。銘曰。門內雍然。門外溫然。凡所稱吉人善士。胡艱於子。又促其年。可盡者人。不可知者天耶。嗚呼。賢母撫嗣。世祚以延。望墳樹而削涕者。比於有道之阡。

徐處士墓誌銘

光不佞。自甲申以來。不復從事於文也。蓋庶幾於守嘿之義。徐君夢松訪我菰蘆中。漣然雪涕曰。先處士公。開誠濟物。德在人心。不幸早歿。母氏矢節存孤。以有今日。幽光隱行。汶汶未彰。吾子忠烈之嗣也。而嫻於詞。敢累以不朽。光旣愧謝之已。又念今之子若孫。執幣於公卿之門。取大冠若箕者。以炫閭閻爲光榮耳。薄此不爲。而親信窮僻之人。此其志不俗。未可以鄙陋辭也。按狀。處士諱思齊。字見齋。其先居泗上。有諱忠者。徙邯鄲。數傳而至吏目公國卿。是爲處士父。處士以農起家。稱素封。端謹退讓。重然諾。服御簡素。嗇己而好施。嘗爲饘粥以待饑者。活萬人。或死爲治葬具。濟人之急。未嘗有德色。歲祲。諸富人故閉粟以要利。處士輸粟縣官三百石。曰。人饑且死。而我坐擁厚貲。忍歛。臺使者大義之。旌其廬。平生無械智。推誠與人。無少長貴賤。相對嘻然。家積藁薪雜木數處。一夕火。里人奔救之。一人急走匿。執之。則鄰兒也。蓋以私憾焚其積。計且延及廩藏。里人交讓之曰。徐公素長者。而何報之深也。其質於官。處士曰。我實不德。以結怨於鄉人。孺又何尤。釋之。其人媿沮。叩頭謝。卒奮發改行。邯鄲固要衝。輪蹄無間宵晝。處士曰。我嘗爲

旅人暑而渴。望勺水如瓊液。乃結庵鑿井。設茗以濟往來。至今利賴之。晚年爲善益力。橋梁道路。修治無虛日。環居而窶者。待以舉火。此所謂積而能散者也。今天下愈重視財。錙銖之利。動於辭色。箕帚詬誶。父子不免。況於不知誰何之人。富者積慳之效也。故富而益慳。驚驚餘稻梁。道有殣。不足於糠覈。令長民者而處士其心也。何至聚貧民爲盜。致有今日哉。配王氏。早歿。繼曹氏。焦氏。李氏。晚娶高氏。生夢松。夢松生四歲。而處士歿。高方少艾。稱未亡人。荆筭阜綈。躬自操作。外支門戶。內撫遺孤。中外奉之。一如處士時。寒夜一燈。書聲與杼機相答也。余觀夢松篤厚善下。類有道者。母氏之教歟。銘曰。無積於躬。以振物之窮。以媿夫擁高位而貪者。復腴民以自豐。嗚呼。天地與終。是爲仁人之宮。

殷仲泓墓誌

甲申五月。仲泓倡義討賊。不克而死。今四年矣。方賊旣殺仲泓。復大索其黨。兄伯巖避逃江左。鄉人斂其尸。藁葬之。今以丁亥月日。乃改葬。與妻岳合兆焉。伯巖曰。吾弟負奇寡合。晚交足下。雅若同心者。微子孰誌之。嗚呼。甲申之事。皆予所目擊。當賊渡河而北。郡縣皆囚服。望塵投拜。斂黃金綺。殺貢賊。圖不死。甚且吠主媚讐。君臣之倫。不絕如髮。仲泓一老縫掖。提三尺匕首。圖殺賊。事雖不成。不可謂非烈士也。而或者尤其寡弱。輕舉。不能少忍。以待其變。嗟乎。當時國勢已去。賊卽有變。一縫掖何能爲。義憤所激。勢不反顧。此所謂烈士也。仲泓平生剛介。多大節。每事好過人。然往往天若沮撓之。使無所就。少爲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試輒不售。隨父大陸公往來川陝。舞稍擊劍。常以數騎破賊萬餘。賊中驚傳殷公子神勇不可

犯會武陵拜劍出視師。在上前言賊旦夕可平。已而連陷兩藩。賊益猖不可制。乃誣劾大陸公逗撓失機。圖委罪自卸。仲泓被髮徒跣詣京陳冤狀。不報。於是退而爲荆聶之謀。結茅西山。養死士爲後圖。而武陵尋亦敗露。自經死。未及剗其腹。則仲泓死有遺憾哉。甲申春。予攜家避賊山中。與伯巖、仲泓瀝血相誓。勿失身爲祖父辱。未幾賊大至。僞令檄諸生就選較。不應且死。親故或微勸之。仲泓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四月。先端愍公殉國。計至。予既往逆喪。比歸。則仲泓討賊烈烈死矣。嗟乎。仲泓遂死哉。以仲泓自許。斬頭陷胸。其甘如齋。彼夫戀戀一身。視君父如傳舍。似謂終不死者。未幾而滅沒不足道。如仲泓則真不死矣。予聞仲泓初入城。僞令毀服。逸去。率邑人發喪制服。痛哭文廟中。當此之時。天下聞國變。雖孺子莫不飲血髮指。然畏賊不敢縞素行市中。而仲泓張大義。使人倫不滅。固非草草一死者。獨恨機事不祕。爲市蠹所乘。助賊者皆肘腋近人。不及覺察。則予所云天若沮撓之。皆此類也。仲泓性至孝。從父萬里外。數年不一顧其室中。衣廁褴褛。自澆濯。卽大陸公行事。有未心嚮。必辨論侃侃。曰。事父猶君也。不以諛諾爲孝。足跡半天下。然所祇服不數人。予以弇陋多齟齬。仲泓獨心好之。憶連牀高論。俱不欲苟安流俗。今仲泓殺身取義。名在汗青。而予尙蹢躅長林豐草間。吾媿吾死友矣。仲泓姓殷氏。諱淵。雞澤人也。先世爲農家。父大陸公諱大白。以學行見稱海內。歷仕關內道兵備副使。兄伯巖名岳。庚午科舉人。亦與予善。配岳氏。曲周名族女。節儉能成夫志。與仲泓偕隱山中。布絺操作。怡然有自得之意。嘗仲泓未舉事前數日。得疾。聞賊且至。祈天願早死。不近醫藥。遂歿。異哉。忠俠之氣。刑於閨闈。卽仲泓可知矣。仲泓

死時年三十八，無嗣。

墓碣

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銘

余自甲申亂後，始置別業於閩村，與王子爾揚遊，相善也。數從鄉人間，乃祖德成公行事，愾焉向慕之。蓋德成公早孤，子身持門戶，不終舉子之業。族有僧武斷，利公之產，謂孺子弱，可漁。憑陵日至，公力直於官，治如法，族人得免魚肉，謂公非常人。於是事無大小，成就與謀，公明大義，侃直無所撓，濟人之急，而不尸其德。有古烈士風。太守蔣公聞而異之，題德重鄉評以贈。某甲被誣爲盜，已屈服，公爲請於所司，以百口保其冤，竟得白。水田之利，豪右占爲己私，莫敢議者，公毅然爭之，卒得勻平。余薄田數區在焉，至今不慮蕪莽，則猶公賜也。今天下習於輒媚，以容悅爲賢，而風日以靡。利害之關，見者拱默，有起而任之者，謂多事，開釁從而非笑之，無怪乎緩急無所恃，而禍亂以成也。公雖布衣，居里閭，扶顛拯溺，不避豪強，令其得志，庶幾古之遺直，國家所倚賴者哉。公諱梅，德成其字。永年人，年七十有六卒。卒後頻有家變，貞珉久缺，爾揚慷慨好義，有祖風，以余嘗從事於文也，乃命補而著之碣。

銘曰：薄俗畏難，脂韋爲工。嗟此遺直，有侃其容。氣以義壯，無忝厥躬。蹈火分甘，恤彼困窮。受天之祿，子孫繩繩。樂道邱園，頤養令終。文孫振武，綽有其風。粉楸改色，載飭元宮。追揚舊德，庶其丕承。

王霖蒼墓碣

吾鄉苦心績學之士。以予所見。則有李臺辰。王霖蒼云。臺辰名芳。沙仕宦不遂。以郡丞被謫。年五十有餘。貧病以死。時人皆扼腕。霖蒼死時。方二十有三耳。又不沾一命。無子。所學皆未就。如榷楠豫章。勢不干霄。不止而早尋斧斤。戕其萌蘖。不益可惜哉。霖蒼名以恩。溘南王莊人。生而貌癯。如不慧。五六歲。都不解羣兒嬉戲事。嗤嗤而已。家有史。委塵盆中。拂拭竊讀之。輒默記。時時爲鄉人說古今人物治亂。諸儒生怪問之。皆悉原委。驚以爲神。入鄉校。未幾。就省試。中副。稍稍交四方知名之士。攜書笥來郡。與子弟隨叔讀書。先端愍祠中。予鄙薄無似。落落寡所合。霖蒼好觀予詩及所論著。凡爲制藝。必就予點定。商可否。以間益讀古書。無所不博洽。而左氏。司馬氏。及唐宋大家之文。尤成誦。所爲制藝。亦彷彿得其法。見人談世故。瞪目直視。氣拂拂出鼻間。有聲。或言書史。則議論隨發。座人竦聽。予謂霖蒼。是必資性過人者。弟隨叔曰。不然。特力學強識耳。蓋霖蒼每食。常手一編。且啖且讀。自祠中歸。昏必焚膏。無寒暑。倦則俯而假寐。雞鳴輒起。亦不暇盥沐。項領常積汚膩。不顧也。元日夜半。書聲達中外。鄰人皆驚。予一日早至祠中。祠門啓。訝謂闢者。豈昨未及閉耶。入則霖蒼已先在。時未曙。月下嗚嗚讀書。因大笑。歎息久之。予性忽善忘。不能記古人姓氏。每以爲恨。臺辰曰。第多讀之。自記。以霖蒼觀之。豈不然哉。霖蒼天性孝友。無械智。里中自二三同人外。多不識。每過市中。昂眉抗首。目不旁視。時人以爲傲。實非傲也。書學黃庭。得其神骨。素不爲詩。予強之作。卽多俊句。似常作者。是真有夙慧。非但力學強識已也。丁酉闈後。面黧黑。神氣颯然。予謂君豈有所

苦耶。霖蒼曰：似有小疾，疾何害？但恨妨我讀書耳。已而腹中有塊，漸長，遂病。病中讀書不輟手。錄周易再過，忻然以爲有得。至戊戌年月日死。死時有子四齡，越二歲痘殤。嗚呼！惜哉！以霖蒼之才，今年壽僅如中人，其學必大就，卽不富貴，非所憾也。而竟止此，彼造物者何心哉！予觀弇州所記文章九錫，其以天折稱者，古今多有，遂以爲天忌才然也。夫天若忌才，則如勿生，彼愚而天者，不更多乎？天固其常，獨才者可惜耳。然天之生才實不易，或曠世一人焉，而不加愛惜，以至於天，卽謂之忌也，亦宜。昔吾郡有李生炯者，奇才也，以救母被禍，亦年三十餘，炯舉動多崖異，識者知其不終，霖蒼敦厚謹嘿，而年又最少，以視二子，尤可惜矣。霖蒼生僻壤，無先生長者爲之傳，恐其久而湮沒，故著其梗槩如此，而又以其平生好予爲文也，故益不得辭。嗚呼！惜哉！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嗚呼！先生至性醇篤，學有淵源，少資良友，孝格昊天，樹壇坫於當代，任綱常者百年，力扶鈞黨，氣藐羣奸，善不近名，而竊內咸知愛慕，義不避禍，而造物每與生全，始於豪傑，終以聖賢，返躬克己，陋彼言詮，紹述在朱子，而兼收王陸，見滄海之廣大，品望如魯齋，而終身巢許，真孤鳳之高寒，道隨時進，化與身遷，教以成材，屢相接於皋比，老益力學，手不離乎簡編，逍遙乎山中之禮樂，若不知海外之桑田，方曳杖以容與，

胡厭俗而棄捐。易水松楸。魂返故土。蘇門華表。淚滿新阡。在先生年享期頤。德成福備而無憾。奈海內人思耆舊。欲尋師考道以奚傳。光也夙侍几席。約共林泉。頻叨訓誡。未寡尤愆。展讀易之卷軸。高言如在。憶夏峰之指授。道範儼然。恨執紼其未逮。遙灑酒而涕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聰 山 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申 涵 光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一三二

廠

(本書校對者胡遠聰)



83
4
2473